

豐臣秀吉侵略朝鮮： 日、朝、明三國軍中之疾疫、情蒐與通訊

羅麗馨*

1592-1598年日本出兵朝鮮半島之大名及士兵，多來自九州、中國、四國。這些地區的緯度較朝鮮半島低，氣候較溫暖。因此半島的冬季對日軍而言，感覺特別寒冷。日軍不習慣此寒天，除罹患疾病、凍傷或凍死外，另有癘疫流行等。此外，醫生不足，衛生條件差，醫療缺乏。疾疫與醫療之困境，朝鮮軍與明軍亦相同。

掌握戰況與交涉和談均需知彼，而取得情報是知彼的方式之一。除斥候外，日軍主要依賴歸順或被擄朝鮮人及通事。通事則除對馬人外，另有朝鮮人、明人。朝鮮軍與明軍亦利用俘虜、降倭及通事等，但雙方均有具雙重間諜身分者。

豐臣秀吉在名護屋、伏見、大坂指揮作戰，半島上的日軍則接受指令並報告戰況。釜山至漢城間之通訊，繫城、行營、佔領城邑基本上可作為通訊交通據點。京都→大坂→名護屋間有遞夫、遞馬、遞船。通信速度，受戰況、季節、義軍抗日等影響。漢城至名護屋間往返原只需約1個月，至1593年初約需70~90天。太閤因無法即時確切掌握半島上日軍的動態，對前線諸將的措施

*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2015.8.1退休)
聯絡地址：40254台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NO. 250, Guoguang Rd., South Dist., Taichung City 40254, Taiwan [R.O.C.])。

僅能採彈性認可。

關鍵字：疾疫、情蒐、通訊、通事、雙重間諜

前言

日軍兩次出兵朝鮮，第一次是 1592 年 4 月，5 月初佔領漢城後，諸將共議八道分治，各軍隨即前往各道展開軍事行動，約三個月幾乎佔領朝鮮半島。1593 年 1 月底碧蹄館之戰後，雙方展開和談，4 月中旬從漢城撤退至半島南海岸築城駐守。1597 年 1 月再次出兵，此次僅進兵京畿道南部及忠清、全羅二道，10 月各軍移至南海岸各自負責營建的城邑。1598 年 8 月中旬豐臣秀吉(1537-1598)病逝，11 月下旬開始撤軍，12 月中旬日軍全部歸國。

出兵朝鮮半島之大名及士兵，多來自九州、中國、四國。這些地區的緯度較朝鮮半島低，氣候較溫暖。因此半島的冬季對日軍而言，感覺特別寒冷。日軍不習慣此寒天，除罹患疾病、凍傷或凍死外，另有癘疫流行等。此外，醫生不足，衛生條件差，醫療缺乏。疾疫與醫療問題，朝鮮軍與明軍亦相同。

掌握戰況與交涉和談均需知彼，而情蒐是知彼的方式之一。除斥候外，日軍主要依賴歸順或被擄朝鮮人及通事。朝鮮軍與明軍亦利用俘虜、降倭及通事等，但雙方均有具雙重間諜身分者。此外，豐臣秀吉在名護屋、伏見、大坂指揮作戰，與半島間之通訊，受戰況、季節、義軍抗日等影響，常無法及時確切掌握半島上日軍的動態。

相關研究，如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對日、朝、明三國軍隊的衛生及通訊有簡略敘述。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中，提及日本各軍通事。鄭潔西，〈萬曆時期に日本の朝鮮侵略軍に編入された明朝人〉與〈萬曆二十一年潛入日本的明朝間諜〉二文、松浦章撰、鄭潔西譯，〈萬曆年間的壬辰倭亂和福建海商提供的日本情報〉，及陳志剛，〈明朝在朝鮮之役前後的情事情報活動論析〉，主要分析福建海商的活動、豐臣秀吉入侵情報取得之經過，對戰爭期間軍中用間及情蒐著墨甚少。国重顕子，〈豊臣政権の情報伝達について——文禄 2 年初頭の前線後退をめぐって〉，論述

文祿 2 年初日軍從前線撤退、前線指揮權在奉行眾。增田勝機，〈滯化人汾陽理心〉，敘述理心(郭國安，?-1639)至薩摩、隨許三官習醫、在朝鮮之活動等。¹既有之研究成果有限，本文擬藉由史料作較深入分析，並聚焦在戰爭期間日本、朝鮮、明朝三國軍隊中之疾疫與情蒐。此外，日軍隔海作戰，軍令與戰況的傳報若失時效，勢必影響軍事佈局。因此日軍的通訊，亦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疾疫

朝鮮半島的緯度約在北緯 34°至 43°之間，濟州在北緯 33°31'，與九州福岡、四國高知同緯度。釜山 35°06'，與京都、愛知同緯度。首爾 37°30'，與福島、新潟同緯度。北韓在北緯 38°至 43°之間，札幌在 43°，因此北韓大約與福島以北的東北地方及北海道南部相同緯度。南韓地區在北緯 34°至 38°之間，與靜岡縣至宮城縣間同緯度(參見附圖)。冬季受大陸季風影響，南北韓氣溫均較同緯度的日本低。一年當中，北韓冬季約五個月，南韓約四個月。出兵朝鮮半島的大名及士兵多來自九州、中國、四國，這些地區約在北緯 30°至 35°之間，緯度較朝鮮半島低，氣候較溫暖。因此半島的冬季對日軍而言，感覺特別寒冷，明人甚至有「倭性畏寒」之語。²

1592 年 5 月 2 日日軍攻陷漢城，其後諸將分治八道，加藤清正(1562-1611)與鍋島直茂(1538-1618)經略咸鏡道。據鍋島直茂家臣田尻鑑種之日記載：咸

¹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東京：村田書店，1978)。中村崇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中卷。鄭潔西，〈萬曆時期に日本の朝鮮侵略軍に編入された明朝人〉，《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2号(大阪：2009.03)，頁339-352。、〈萬曆二十一年潛入日本の明朝間諜〉，《學術研究》第5期(廣州：2010.05)，頁115-124。松浦章撰、鄭潔西譯，〈萬曆年間的壬辰倭亂和福建海商提供的日本情報〉，《明史研究論叢》，第8輯(北京：2010.07)，頁198-216。陳志剛，〈明朝在朝鮮之役前後の軍事情報活動論析〉，《學習與探索》，第4期(瀋陽：2011)，頁240-248。国重顯子，〈豊臣政権の情報伝達について——文祿2年初頭の frontline 後退をめぐる〉，《九州史學》，第96号(福岡：1989.10)，頁21-37。增田勝機，《薩摩にいた明國人》(鹿兒島市：高城書房，1999)，III 〈滯化人汾陽理心〉。

²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0)，卷34，「26年正月壬戌」條，〈大明欽差經略防海禦倭軍務兵部移咨〉，頁425下。

鏡道自十月初開始，高山、深谷、平地皆積雪，大小河川結冰。冰之厚，非「履薄冰」，而是「履岩石般之堅冰」。³毛利輝元(1553-1628)於5月3日在釜山登陸，11月17日進入漢城。16日渡漢江時，江上結冰五尺。⁴翌年正月8日平壤之戰失敗後，鍋島軍開始撤退。田尻鑑種之日記又載：正月10日巳刻(上午9至11時)鍋島茂里(1569-1610)軍離開高原，酉刻(下午5至7時)至德原，當夜及翌日均下大雪。13日到達加藤清正本營安邊。14日越鐵嶺，嶺上積厚雪，以致道路不清。15日渡過厚及三尺的冰河，19日抵達漢城。⁵鍋島直茂軍駐紮咸興，其隨軍僧侶明琳之日記載：

(二月)十一日出咸興府赴京，雪齊膝而不能人步，馬亦不前。然則洛夷之間有金剛山，此是江原道高山第一也。山耶雪耶，更無知其深淺，人馬悉被凍殺雪。……⁶

正月13日，小西行長(?-1600)與黑田長政(1568-1623)自白川撤退之景象，據フロイス(Frois, 1532-1597)之《日本史》記載：朝鮮特別寒冷，冬季萬物結凍。為了防滑，鋪了稻草或類似的東西，讓馬和車可以在冰上通行。……日軍不習慣在雪地或冰上步行，不知道像朝鮮人和中國人一樣穿厚皮靴。因穿無法防寒及防水的草鞋，其痛苦難以言喻，很多人腳趾因凍傷掉落。⁷《兩朝平壤錄》載：「戰士身無甲，冬夏一花布衫，下短袴，輕捷如飛。」⁸說明日軍兵士衣著單薄。

³ 田尻鑑種，《高麗日記》，收入北島万次，《朝鮮日々記・高麗日記》(東京：株式會社そしえて，1982)，「11月10日」條，頁382。

⁴ 下瀨七兵衛賴直，《朝鮮陣留書》，收入中里紀元，《秀吉の朝鮮侵攻と民衆・文祿の役——日本民衆の苦悩と朝鮮民衆の抵抗》(東京：文獻出版，1993)，「11月16日」條，頁742。

⁵ 田尻鑑種，《高麗日記》，「(1593年)正月10日、11日、13日、14日、15日」條，頁383下-384上。

⁶ 是琢明琳，《明琳朝鮮役從軍日記》，收入佐賀県史編纂委員会編，《佐賀県史料集成》(佐賀市：佐賀県立図書館，1960)，古文書編，第5卷，頁354。

⁷ 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訳，《フロイス日本史》(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第2卷，頁287。

⁸ 諸葛元聲，《兩朝平壤錄》，收入牛平漢等編，《壬辰之役史料匯輯》(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下冊，〈日本〉上，頁7。日軍之編制，分士(騎士、步士)、足輕(鐵炮、弓、槍等)，及雜卒、輪卒、小者。歷史地理學會編，《日本兵制史》(東京：日本學術普及會，1939)，頁142。無甲兵士應是指後者。

1593年12月28日到小西行長駐守地熊川の西班牙傳教士セスペデス(Gregorio Cespedes, 1551-1611)亦認為，朝鮮的寒冷是日本無法相比的，他整天在半凍狀態，唯早上作彌撒時手才勉強能動。⁹1597年10月中旬~12月中旬，太田一吉(?-1617)與淺野長慶(幸長, 1576-1613)等在蔚山築城，其軍中僧醫慶念於11月30日之日記載：蔚山河川結冰，身體感覺異常寒冷，因此晚上和衣而眠。¹⁰12月22日~翌年正月4日蔚山籠城，其從軍家臣大河內秀元則載：誠難耐之寒國，數次防戰，自甲冑下滴出之汗水凝成冰柱。¹¹

寒冷天氣影響身體最大的是，凍傷、凍死及引發各種疾病。自平壤撤退時，松浦鎮信(1549-1614)家臣吉野甚五左衛門記載：此寒國之冷，冰厚雪深，手足凍傷。¹²加藤清正家臣下川兵太夫在1593年正月自吉州撤退時，亦言「因凍瘡，手足受傷」。¹³1597年11月下旬，蔚山城受寒氣猛烈侵襲，據大河內秀元載：築城工匠無法抵擋寒冷，手指、腳趾皆化膿，各項作業因此延滯。籠城時，寒冷加上飢渴，士、足輕、人夫(雜役)、船夫很多凍死。¹⁴1593年2月5日秀吉給吉川廣家(1561-1625)之書信，有「船頭(水夫)等死亡過半」¹⁵之語。知戰爭第一年冬季，已有不少船夫凍死。因此8月時，大部分水手歸國休養。滯留朝鮮者，於海岸建屋收容，作過冬之計。¹⁶天冷引發之疾病，

⁹ 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訳，《フロイス日本史》，第2卷，頁270。

¹⁰ 慶念，《朝鮮日々記》，收入《朝鮮學報》，第35輯(奈良：1965.05)，「慶長2年(1597)11月晦日」條，頁115。

¹¹ 大河內秀元，《朝鮮記》，收入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8)，第20輯下，頁319上-下。

¹² 吉野甚五左衛門，《吉野甚五左衛門覺書》，收入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第20輯下，頁386上。

¹³ 下川兵太夫，《清正高麗陣覺書》，收入国書刊行會編，《続々群書類從》(東京：続群書類從完成會，1970)，第4冊，頁308下。

¹⁴ 大河內秀元，《朝鮮記》，乾，頁305下、331上下。船夫凍死，另參見慶念，《朝鮮日々記》，「慶長2年11月晦日」條，頁115。

¹⁵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頁95-96。《吉川家文書》1，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家わけ9，783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750-751。

¹⁶ 《淺野家文書》，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8)，家わけ2，270號，〈豐臣秀吉朱印狀寫〉，頁92-93。

有腰痛、感冒等。如慶念因寒冷腰痛。¹⁷蔚山籠城時，日軍很多因感冒臥病。¹⁸為禦寒，日軍使用火燧，製造、儲存木炭或使用埋木，供雪中取暖。¹⁹

日軍將士罹患疾病之人數及種類，記載有限不清楚。病歿將領，如羽柴秀勝(1569-1592)、原田宗時(1565-1593)、加藤光泰(1537-1593)、島津久保(1573-1593)、長谷川秀一(?-1594)、五島純玄(1562-1594)等。²⁰生病將領，如毛利輝元、吉川廣家、蜂須賀家政(1558-1639)、黑田孝高(1546-1604)、小早川隆景(1533-1597)、有馬晴信(1567-1612)等。²¹其所患疾病，大部分記載不詳。根據有限史料，當時疾病種類大致有癆瘵(肺病)、瘡病(瘡疾之類)、腫氣(腫疱之類)、天然痘(天花)、虫氣(腹痛)、咳病、風邪、烏目(夜盲症)、痢病等。小西行長於1592年6月進入平壤，10月其軍中有癆瘵者。²²隸屬毛利輝元軍之吉見元賴(1574-1594)，其下屬島田忠兵衛1592年7月間罹患瘡疾，²³是否有流行不清楚，駐紮漢城的日軍則流行過。²⁴日軍中患腫氣者不少，伊達政宗(1567-1636)曾於書信中提到，在朝鮮受腫氣之苦者十之九。²⁵又，從平壤撤退時，有馬晴信罹患天然痘，嚴重至近乎失明。小西行長「約定不拋棄他」，後來很快痊癒，且未留下疤痕，但眼睛則極為堪憂。²⁶小西行長之隨軍禪僧天荊於出訪大伴兵也後，歸途至其姪處，他有「姪痛瘡甚」之語。²⁷瘡

¹⁷ 慶念，《朝鮮日々記》，「11月7日」條，頁97；「12月18日」條，頁124-125。

¹⁸ 大河內秀元，《朝鮮記》，頁335下。

¹⁹ 《淺野家文書》，83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109。

²⁰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史料綜覽》(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5)，卷12，「文祿元年(1592)9月9日」條，頁368下；卷13，「2年7月」、「8月29日」、「9月8日」條，頁27下、29下、30下；「3年2月」、「8月28日」條，頁51下、61下。伊達政宗的重臣桑折政長1593年7月病死釜山。

²¹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頁96-97。《黑田家譜》(九州大學中央圖書館收藏)，卷6，〈朝鮮陣〉上，頁41。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譯，《フロイス日本史》，第2卷，頁285。

²² 吉野甚五左衛門，《吉野甚五左衛門覺書》，頁384上。

²³ 吉見元賴，《朝鮮渡海日記》，收入防長史談會編，《防長叢書》(山口県：防長史談會，1934)，第6編，「文祿元年7月7日」條，頁9下。

²⁴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朝鮮役附記〉2，頁93。

²⁵ 《伊達家文書》2，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9)，家わけ3，649號，〈伊達政宗書狀〉，頁146-147。

²⁶ 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譯，《フロイス日本史》，第2卷，頁285。

²⁷ 天荊，《西征日記》，收入国書刊行會編，《続々群書類從》(東京：続群書類從

有凍瘡、痘瘡，當時是 6 月，是否染痘瘡不清楚。池尻玄藩、島津忠恒、太田一吉曾患虫氣，太田一吉因虫氣腹痛，必須避開對身體有害，或有妨藥效的食物。²⁸小早川隆景自 1592 年冬就苦於咳病，豐臣秀吉慮其年老允其歸國，他於翌年閏 9 月 21 日回到日本。²⁹風邪即感冒，1597 年 7 月底至 8 月初慶念感冒發燒相當嚴重，11、12 月則因寒冷引發腰痛與肩痛。³⁰1593 年正月，小西行長撤退至高陽及加藤清正自吉州撤退時，軍中均有鳥目患者。³¹清正因眼疾，1594 年 3 月曾催促眼醫渡海。³²其眼疾是否為鳥目，則不清楚。關於鳥目，有一逸聞。據《常山紀談》載：1597 年加藤清正再次渡海朝鮮，船到之處是北地。當地寒風強烈，百姓皆挖土穴居住。但居民風聞日軍到來即逃走，清正軍因此入居之。士兵白天站立風沙中，夜宿土穴，以致患了夜盲。因當地居民教之食鳶，因此得以痊癒。³³痢病即腸炎之類，散見於一些記載，但不清楚流行程度。³⁴此外，也有體質弱生病者，如黑田孝高長期生病，「自夏至秋」以病「不堪長陣」，秀吉因之允其歸國。³⁵又，屍骸臭氣、瘴癘亦是致病原因。鍋島直茂軍 2 月 28 日撤退至漢城，據明琳記載，由於無人收拾死骸，以致「臭氣掩天塞地」。自 3 月至 4 月，因

完成會，1970)，第 3 卷，「6 月 8 日」條，頁 682 下。

²⁸ 田尻鑑種，《高麗日記》，頁 384 上；《島津家高麗軍秘錄》，收入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第 20 輯下，頁 372 下；慶念，《朝鮮日々記》，「慶長 2 年 9 月 2 日」條，頁 76。

²⁹ 日下寬編，《豐公遺文》（東京：博文館，1914），頁 463。渡邊世祐、川上多助，《小早川隆景》（東京：三教書院，1939），頁 210-211。《小早川家文書》1，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家わけ 11，349 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 312-313。

³⁰ 慶念，《朝鮮日々記》，「慶長 2 年 7 月 26 日」、「8 月 1 日」條，頁 67、69；「11 月 7 日」、「12 月 18 日」條，頁 97、124-125。

³¹ 吉見元賴，《朝鮮渡海日記》，「文祿 2 年(1593)正月 16 日」條，頁 24 上。下川兵大夫，《清正高麗陣覺書》，頁 308 下。

³² 《加藤清正文書集》，收入寺本広作編，《熊本縣史料》（熊本：熊本市，1966），中世篇第 5 卷，21 號，文祿 3 年(1594)3 月 12 日，〈加藤清正書狀〉，頁 242。

³³ 湯淺常山編，《常山紀談》（九州大學中央圖書館收藏），卷 10，〈清正の士卒土穴に住事〉，頁 20 上-下。

³⁴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頁 93。

³⁵ 貝原益軒，《黑田家譜》，收入益軒會編纂，《益軒全集》（東京：益軒全集刊行部，1911），頁 186 下。另參見福本誠，《黑田如水》（東京：東亞堂書房，1911），頁 139。

天氣漸暖，「臭氣彌增，被侵此臭氣，人皆病死畢。」³⁶《直茂公譜》亦載，自咸興撤回漢城以至駐紮漢城期間，因寒冷及王城之臭氣，其御家人病死30餘人。³⁷《再造藩邦志》記載：「(漢城)日氣烘熱，癘疫大熾，人死及馬死者，處處暴露，臭穢滿城，行者掩鼻而過。數年前，熒惑犯，積尸氣，卒有此禍。」³⁸1594、1595年巨濟島「癘疫興行」，駐屯島上的島津軍多染病。³⁹如北鄉忠虎(1556-1595)於1594年冬，因寒氣且軍務之勞「罹瘴癘」，12月病卒。⁴⁰

日軍第一次出兵朝鮮之軍隊有158,700人，水軍9,200人。在戰鬥中必然有不少將士受傷，生病士兵之外傷兵亦需照護。由於醫師人數及診療狀況，相關記錄甚少且不清楚，下面僅略舉數例作說明。五島純玄所率領之700人軍隊中，有醫師、祐筆(書記)、僧侶合計五人。如果僧侶1人，醫師、祐筆各2人，⁴¹則全軍的醫療是由二位醫師負責。羽柴秀勝(1569-1592)及毛利輝元均生病，秀吉於1592年9月24日派遣施藥院使曲直瀨道三(1507-1594)至朝鮮，惟秀勝於9月9日已在唐島(巨濟島)病死。道三在朝鮮僅停留數月，翌年3月回日本。⁴²1593年2月秀吉徵調京都及奈良的醫師至名護屋，但人數不清楚。⁴³4月派遣醫師二十人分至各軍。⁴⁴日軍軍中之

³⁶ 是琢明琳，《明琳朝鮮役從軍日記》，頁354。

³⁷ 《直茂公譜》，收入佐賀県立図書館編，《佐賀県近世史料》(佐賀：佐賀県立圖書館，1993)，卷8，頁197上-下。

³⁸ 申靈用，《再造藩邦志》(台北：珪庭出版社，1980)，卷2，頁303。

³⁹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68，「28年10月丙寅」條，頁389上；卷69，「11月己巳」條夾註，頁393下。

⁴⁰ 《旧記雜錄後編》，第2卷，收入鹿兒島県維新史料編さん所編，《鹿兒島県史料》(鹿兒島：鹿兒島県，1982)，卷33，1362號，頁803上。

⁴¹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頁92。

⁴² 朝鮮史料記載羽柴秀勝是兵敗忿恨成疾而死。趙慶男，《亂中雜錄》(首爾：趙台熙，1964)第2冊，「壬辰(1592年)10月」條，頁38下-39上載：「……被擄人在倭國者書報右監司曰：倭賊每稱晉牧，且其時倭將乃羽柴藤元郎云者，秀吉之從姪，兵力最強，敗衄退還昌原，忿恨成疾而死云。」《小早川家文書》1，328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296。《毛利家文書》3，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家わけ8，890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152-153。

⁴³ 多聞院英俊，《多聞院日記》，收入竹內理三編，《增補續史料大成》(京都：臨川書店，2002)，第41卷，卷39，「文祿2年2月26日」條，頁387上。

醫師，由太閤徵調分派外，各軍亦自行徵召。如太田一吉軍中之慶念，⁴⁵宗義智軍中之下田源庵，⁴⁶島津義弘、忠恒父子軍中之許三官(許儀後)和理心，⁴⁷加藤清正軍中之加藤忠廣。⁴⁸當時徵召醫生限定五十歲以下，⁴⁹慶念隨太田一吉至朝鮮時已六十二歲，此應是特例。其於日記之始記載：「以此老躰出陣，作夢亦未思及。」並建議「若須醫僧，可否徵召年輕者。」⁵⁰但他雖感困惑，亦不敢違抗。

奈良時代的官僧必須學習五明，醫方明是其中之一。此外地方僧侶因將救濟貧病者當作是修業，亦習醫。醫術為僧侶的學問之一，亦是一種教養。室町時代，禪僧在醫學上之任務，雖不如前代重要，但亦未完全遠離。如《鹿苑日錄》中仍有不少僧侶從事醫療的記載。⁵¹又，真宗僧若不關懷病患，在地方不易得到尊敬與信任，因此他們亦知曉醫藥。⁵²以慶念為例，他是侍醫，既照顧生病、受傷的主君，也照顧受傷士兵。⁵³日軍軍中之禪僧、真宗僧，人數有限，但必要時亦擔負醫療工作應可推測。此外，日本耶穌

⁴⁴ 《毛利家文書》3，928號，〈豐臣秀吉朱印狀寫〉，頁194。

⁴⁵ 慶念，《朝鮮日夕記》，頁59。

⁴⁶ 竹內理三編，《對馬古文書纂》(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3，頁30上(無頁碼，自編)。

⁴⁷ 許孚遠，〈請計處倭酋疏〉，收入徐孚遠、陳子龍等編，《皇明經世文編》(臺北：國聯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68)，卷400，頁637。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69，「28年11月己巳」條夾註，頁393下。《旧記雜錄後編》，第2卷，卷35，1632號，文祿4年(1595)12月朔日，〈島津忠恒宛島津義弘狀〉，頁925下。

⁴⁸ 《下川文書》，收入寺本広作編，《熊本県史料》，中世篇第5卷，9號，〈加藤清正小姓立〉，頁331。

⁴⁹ 多聞院英俊，《多聞院日記》，卷39，「文祿2年2月26日」條，頁387上。

⁵⁰ 慶念，《朝鮮日夕記》，頁59、148。《島津家文書》1，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家わけ16，402號，〈豐臣秀吉高麗再度出勢法度〉，頁393-394。

⁵¹ 景徐周麟，《鹿苑日錄》(東京：大洋社，1934)，第1卷，「明應8年(1499)4月10日」條、「5月9日、22日」條、「天文5年(1536)9月3日」條、「閏10月13日」條，頁87下、100上-下、104上、244上、255上-下；第2卷，「天文9年(1540)3月17日」條、「13年3月13日」條，頁78下、175下。

⁵² 井上銳夫，〈一向一揆——真宗と民眾——〉，收入笠原一男、井上銳夫校注，《蓮如・一向一揆》(東京：岩波書店，1972)，頁628。

⁵³ 慶念，《朝鮮日夕記》，「9月2日、23日」條，頁76、82；「12月22日」條，頁127-128；「8月21日」條，頁73-74。

會教區長ゴメズ(Pedro Gomez, 1535-1600)應篤信基督教的小西行長之請，派遣傳教士セスペデス至其駐守之熊川，日本人修士エイオン(Fancan Leon, 1538-1627)亦隨行。エイオン是醫生，傳道之外也為教徒作醫療服務，惟二人在熊川之時間短暫。⁵⁴

朝鮮軍與明軍之疾病與醫療，史料記載亦少。環境、條件大致相同，其疾病種類與日軍應無太大差異，如李舜臣、錢世楨均曾得痢疾。⁵⁵朝鮮同樣受腫氣之苦，三木榮認為：宣祖 36 年(1603)恢復治腫廳，大約是壬辰、丁酉之亂，這方面的治療特別重要。⁵⁶至於朝鮮癘疫、瘧疾之流行，如 1593 年初，金海城「癘疫大發」。慶尚道「飢荒日甚，疾疫相仍，僵屍相枕。」⁵⁷柳成龍(1542-1607)言：「癸巳(1593)十月，車駕還都。灰燼之餘，荊棘滿城。重以癘疫飢饉，死者相枕於路。」⁵⁸李舜臣(1545-1598)言：「……大槩舟師等留屯遠海已及五朔，軍情已懈，銳氣亦摧。癘疫大熾，一陣軍卒大半傳染，死亡相繼。加之以糧儲乏匱，飢餓顛連。飢餓之極，得病則必死。」⁵⁹今年(1594)正月，陣中癘疫大熾，臥病者相枕。多備藥物百爾治療，而差效者鮮少，死亡者極多。」⁵⁹癸巳、甲午(1594)年間，癘氣大熾，陣中軍民死者相繼。」⁵⁹知 1593~1594 年間，癘疫嚴重，百姓與士卒傳

⁵⁴ 山口正之，〈日本耶穌會宣教師セスペデスの渡鮮〉，《青丘學叢》，第2號(京城，1930.11)，頁60。山口正之，〈朝鮮西教史〉(東京：雄山閣，1967)，頁3。セスペデス在熊川有二個月、一年等說法。參見ミカエル・シュタイシェン(Michael Steichen)著，吉田小五郎譯，〈キリシタン大名〉(東京：乾元社，1952)，頁182。J.G. ルイズ デ メデイナ(Jung G. Luiz de Medina)，〈遙かなる高麗——16世紀韓國開教と日本イエス会〉(東京：近藤出版社，1988)，頁42。

⁵⁵ 李舜臣，〈李忠武公全書〉(一)，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第222冊，卷4，狀啟，〈請以襄慶男屬舟師狀〉，頁620。錢世楨，〈征東實紀〉，收入上海書店編輯，〈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史部23，頁9。

⁵⁶ 三木榮，〈朝鮮醫學史及疾病史〉(京都：思文閣，1991)，頁189下-190上。

⁵⁷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35，「26年2月甲午」條，頁455上；卷37，「26年4月乙巳」條，頁520上。

⁵⁸ 柳成龍，〈西厓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6)，第52輯，卷16，〈訓練都監〉，頁325上；柳成龍，〈懲宓錄〉，收入牛平漢等編，〈壬辰之役史料匯輯〉下冊，卷3，「1593年10月」條，頁406。

⁵⁹ 李舜臣，〈李忠武公全書〉(一)，卷3，狀啟，〈陳倭情狀〉，頁565-566；卷4，狀

染、臥病，死亡相繼。雖百般治療，亦無太大成效。由於缺糧，若過度飢餓再病則必死。1594、1595年巨濟島亦「癘疫興行」。⁶⁰1596年黃慎(1560-1617)出使日本時，面對關白欲拘囚或盡殺通信使之訛言，曾曉諭諸軍官曰：「你們嶺南之人，一死於壬辰之賊鋒，再死於甲午之飢饉，三死於乙未之癘疫。……」⁶¹知1595年慶尚道癘疫流行。

軍士物故與生病人數，《李忠武公全書》載：

(1594年)自正月、二、三、四月，三道物故數全羅左道四百六名，時方臥痛一千三百七十三名。右道物故六百三名，臥痛一千八百七十八名。慶尚右道物故三百四十四名，臥痛二百二十二名。忠清道物故三百五十一名，臥痛二百八十六名。合三道物故數一千七百四名，臥痛三千七百五十九名。無辜軍民如是死亡，舟師射格日漸減縮，許多諸船勇疾運用為難……⁶²

即1594年正月至4月，全羅、慶尚、忠清三道亡故者1704人，生病者3759人，水夫因之縮減，諸船難以為用。鹿島萬戶在正月亦收埋病屍214名。⁶³3月癘疫流行期間，李舜臣亦「得染病症頗重」、「強病十二日」。⁶⁴至於瘧疾，《亂中雜錄》丙申(1596年)正月條載：「唐瘧布滿一國，大小男女，無人不痛。」⁶⁵唐瘧即明人傳入之瘧疾。《宣祖實錄》同年二月條載：

慶尚右道監司徐湑狀啟曰：嶺南一方，兵火癘疫之餘，瘧疾大熾，十口之家七八臥痛，冬月以來，致死者多。戰士率皆羸疾廢棄之人，

啟，〈請罪闕防諸將狀〉，頁685-686；李舜臣，《李忠武公全書》(二)，卷9，〈行錄〉，頁474。

⁶⁰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68，「28年10月丙寅」條，頁389上；卷69，「11月己巳」條夾註，頁393下。

⁶¹ 黃慎，《日本往還日記》，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第8輯，「9月初7日」條，頁49下。

⁶² 李舜臣，《李忠武公全書》(一)，卷4，狀啟，〈請罪闕防諸將狀〉，頁686。三道各設左右兩水營。

⁶³ 李舜臣，《亂中日記》，收入《李忠武公全書》(二)，卷6，「甲午(1594)正月21日」條，頁104。

⁶⁴ 李舜臣，《李忠武公全書》(二)，卷9，〈行錄〉，頁474。

⁶⁵ 趙慶男，《亂中雜錄》第3冊，「丙申(1596年)正月」條，頁46下。

道內無藥，救療末由。特令該司，劑藥以送。⁶⁶

知 1595 年朝鮮半島流行瘧疾，嶺南因瘧疫、瘧疾死亡甚多，兵士羸弱，道內無藥可醫。李舜臣在〈請送醫救瘧狀〉中言：

三道舟師合會一陣，自春至夏瘧疫大熾，多備藥物，百爾治療，差效者鮮少，死亡者極多。無辜軍民日漸減縮，許多戰船運動為難，臨危當急，極為悶慮。自朝廷十分參商解事醫員，特命下送使之救藥。⁶⁷

瘧疫流行，雖備藥物療治，多半無效，軍民死亡仍多，戰船因之缺水夫，他上請朝廷遣送醫師救治。依朝鮮人之思維，瘧疫發生必須祭瘧神。1594 年 4 月 1 日，李舜臣在全羅南道之長興、珍島、鹿島舉行瘧祭。3 日又瘧祭三道戰軍，饋酒一千八十盆。⁶⁸在漢城，死於兵革、飢餓者不知其數，「冤氣薰蒸，發為瘧疫」。由於閭閻之間死亡甚多，17 日備邊司請於城外築壇數處，瘧祭以慰冤死之鬼。⁶⁹1596 年 5 月 4 日慶尚虞侯「祭瘧神于前峯」。⁷⁰

秋冬之際，天寒、霜雪、陰雨，朝鮮士卒同樣有死亡、凍傷掉指情形。《亂中雜錄》載：

……自去年(1592)秋冬之間，兩軍深入嶺南賊藪，埋伏於凍雨之中，曝露於霜雪之地，躬冒矢石，幾死復生者數矣……⁷¹

1597 年 12 月圍攻蔚山時，據《懲愆錄》載：「時天甚寒，陰雨，士卒手足瘡痂。」⁷²《象村先生文集》載：「……(1598 年正月)而自雨後，北風連次，士皆墮指，戰馬飢凍，仍以踣斃，軍容索然殆不能振。」⁷³戰馬亦不耐飢凍而倒斃。1593 年正月因嚴重馬疫，數日間倒死一萬二千餘匹。⁷⁴由於病死

⁶⁶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72，「29年2月辛亥」條，頁449下。

⁶⁷ 李舜臣，《李忠武公全書》(一)，卷4，狀啟，〈請送醫救瘧狀〉，頁689-690。

⁶⁸ 李舜臣，《亂中日記》，「甲午4月1日、3日」條，頁127、127-128。

⁶⁹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50，「27年4月乙丑」條，頁57下。

⁷⁰ 李舜臣，《亂中日記》，「丙申5月4日」條，頁308。

⁷¹ 趙慶男，《亂中雜錄》第2冊，「癸巳(1593年)正月8日」條，頁62下。

⁷² 柳成龍，《懲愆錄》，卷4，「丁酉(1597年)12月」，頁432。

⁷³ 申欽，《象村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首爾：景仁文化社，1998)第130冊，卷56，〈天朝先後出兵來援志〉，頁128。

⁷⁴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35，「26年2月庚寅」條，頁452上。柳成龍，《懲

馬多，1598年1月建馬神廟禳祭。⁷⁵

醫藥之缺乏，如前述。以1592年5月泗川海戰李舜臣中彈為例，李舜臣是以刀尖挖出深入數寸的子彈。據《李忠武公全書》載：

……公亦中丸貫左肩至于背流血至踵，公猶不釋弓矢，終日督戰。

戰罷使以刀尖割肉出丸，深入數寸，軍中始知之，莫不驚駭。……⁷⁶

明軍疾疫、馬疫等問題，如1593年正月碧蹄館之役，因「霖雨日久，將士臥起水中，病者十五。」⁷⁷游擊錢世楨(1561-1642)言：「(1593年)五月初二日，我兵渡漢江，天道炎熱，軍中疾疫，戰馬倒死。……」⁷⁸明軍是否有醫生隨行，缺乏史料。《紀效新書》記載，每營三千人，應備醫士二名，獸醫一名。⁷⁹朝鮮各府邑或內醫亦協助醫療，如碧蹄館之戰，病傷軍人「沿路不得口糧，勺水不得添唇」，死亡相繼或倒臥路傍。當時同知中樞府事盧稷在順安、平壤等地救治明兵，備邊司因之請令盧稷各別申飭沿路各官救恤。病傷明兵中有把總等，備邊司認為其不同於兵卒，因此又派遣內醫李公沂往來治療。⁸⁰又，朝鮮國王屢言：「天兵之病傷者，爾其竭力救療。」、「天兵之以病留在者，另為救療。」、「予於途中見天兵多有破傷者，以我國事如是，未安甚矣。申勅各邑，別加救護。」、令府使尹安性曰：「天兵天將之戰傷者，或病傷者，爾其盡心救護。」⁸¹明軍出援朝鮮，朝鮮認為必需竭力救療。

將士因寒冷、暑熱、衛生、飢餓等各種因素引發疾病需醫療，但更多傷兵需照顧。日軍、朝鮮軍、明軍三國同樣面臨醫療缺乏問題。

忠錄》，卷3，頁383。

⁷⁵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96，「31年正月癸卯」條，頁227下。

⁷⁶ 李舜臣，《李忠武公全書》(二)，卷9，〈行錄〉，頁461。

⁷⁷ 諸葛元聲，《兩朝平壤錄》，〈日本〉上，頁56。

⁷⁸ 錢世楨，《征東實紀》，頁8。

⁷⁹ 戚繼光，《紀效新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728冊，卷1，〈雜流匠役〉，頁510上；卷4，頁522下。

⁸⁰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34，「26年正月壬午」條，頁444下-445上；「甲申」條，頁446上-下。

⁸¹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35，「26年2月壬寅」條，頁463上；「癸卯」條，頁465上；「乙巳」條，頁469下；「庚戌」條，頁475上。

情蒐

日軍取得情報之方式，除斥候外，主要依賴歸順或被擄朝鮮人及通事等。日軍久駐半島南部海岸，⁸²當地居民相率歸之。不僅與日軍相雜，且剃髮、染齒從其俗。耕田、納租、供役，不以為恥。遠處商人亦持其物，往來互市於日軍營陣，朝鮮毫無防備，⁸³以致機密「透露無隱」。《宣祖實錄》載：

備邊司回啟曰：……但左、右道人民等，出入賊營，買賣自如，至以事關機密者，透露無隱，極為駭愕。⁸⁴

亦有朝鮮人受誘惑，願為日軍打探消息者。如小西行長駐守平壤時，召募四十餘名朝鮮人，分至順安、三縣諸陣，以及安州、義州等地哨探。若提供軍事情報，則賞予紬布或牛馬。無知百姓，見此厚利，莫不奔走為用。⁸⁵朝鮮對此類「媚賊嚮導」或「洩漏軍機」者，秘密詳問後，若屬實則囚禁之。⁸⁶

日軍亦利用被擄朝鮮人，如俘虜金德澮曉日語、金應灌曉漢語，日軍以其誘民從歸，圖示義州至燕京道路形勢，為其嚮導。⁸⁷金應灌甚且應景轍玄蘇(1537-1611)要求，提供八道圖。⁸⁸豐臣秀吉原擬假道朝鮮入侵明朝，因此出兵前已有以朝鮮人與明人為嚮導之規劃。《全浙兵制》載：

(關白)擬今年三月入寇大明。入北京者，令朝鮮為之向導。入福、廣、

⁸² 日軍在朝鮮半島南部沿海建二十多個倭城。參見羅麗馨，〈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期間日軍在朝鮮半島之築城以日本史料為核心〉，《漢學研究》，第30卷第4期(臺北：2012.12)，頁107-105。

⁸³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61，「28年3月甲戌」條，頁260上。

⁸⁴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60，「28年2月癸酉」條，頁259上。

⁸⁵ 柳成龍，《西厓集》，卷14，〈戰守機宜十條·斥候〉，頁269上-下。李肯翊，《燃藜室記述》(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卷19，〈求救天朝收復京城〉，頁607下。

⁸⁶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34，「26年正月乙酉」條，頁447上。

⁸⁷ 柳成龍，《西厓集》，卷35，「26年2月丙午」條，頁471下；「丁未」條，頁472上；「丙午」條，頁471上載：「行長入京，選出龍山時，(金)德澮及八十老母及妻子，并(金)應灌一家，同時率去。」

⁸⁸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35，「26年2月丙午」條，頁471上。

浙、直者，令唐人為之向導。聞唐人計二千人。⁸⁹

加藤清正進兵咸鏡道時，俘虜兩名朝鮮人作前導，一人以不識路推辭被斬，另一人懼而從之。⁹⁰備邊司啓曰：

臣等得見倭人海路地圖，其於形勢周詳極備，此必我國奸細作如許通謀而然也。⁹¹

柳成龍言：「賊既入城，京師之民皆奔避。未久稍稍還入，……亦有媚賊相昵，嚮導作惡者。」⁹²他認為：日軍「入我境土，今已三年。凡絕境細路，人所不知者，無不縱橫貫穿，若履諳熟之處。苟非我國之民為之向導，則何以如此。」⁹³日軍還以被擄人為兵為將，如朴春於錦山之戰時被擄，因久在日軍中，積功為將，所領千人之兵中，被擄者居三分之二。⁹⁴此外，日軍還利用被擄朝鮮人及明人持送文書，或假冒票帖，或作為耳目，探察朝鮮虛實。⁹⁵

1592年4月25日，秀吉給對馬島主宗義智(1568-1615)朱印狀，要求派遣通仕至諸大名軍中。⁹⁶通仕亦稱通事、通詞，即翻譯。十五世紀以來，在朝鮮之交鄰政策下，對馬島主與朝鮮締結癸亥(1443年)、壬申(1512年)等條約，藉歲遣船及文引掌控日鮮貿易實權。⁹⁷另一方面，對馬島土瘠民貧，島

⁸⁹ 侯繼高，《全浙兵制》，收入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山東：齊魯書社，1995），子部31，第2卷附錄，〈近報倭警〉，頁174上。另參見張廷玉等撰，《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5），卷322，外國3，〈日本〉，頁8357。

⁹⁰ 末松保和編，《宣祖修正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1），卷26，「25年6月己丑」條，頁222下。

⁹¹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26，「25年5月甲申」條，頁324下。

⁹² 柳成龍，《西厓集》，卷16，〈記亂後事〉，頁322下。

⁹³ 柳成龍，《西厓集》，卷14，〈戰守機宜十條·斥候〉，頁269上。

⁹⁴ 申昞用，《再造藩邦志》，卷4，頁563。

⁹⁵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102，「31年7月甲申」條，頁321下；卷98，「31年3月壬寅」條，頁262上。柳成龍，《西厓集》，卷6，〈承有旨處置道內軍民後上去狀〉，頁133上。

⁹⁶ 武田勝藏，〈伯爵宗家所藏豐公文書と朝鮮陣〉，《史學》，第4卷第3號（東京：1925.08），頁104。

⁹⁷ 參見中村崇孝，〈歲遣船定約の成立——十五世紀朝鮮交隣体制の基本約条〉、〈十六世紀朝鮮の対日約条更定——対馬の朝鮮貿易独占過程〉二文，收入中村崇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下冊，頁1-108、109-244。

民多以捕魚、販賣為生。⁹⁸由於鄰近朝鮮半島，魚獲、交易等多半以朝鮮人為對象。在此背景下，對馬人不少熟諳朝鮮語。諸將軍中之朝鮮語通事，〈柚谷氏の朝鮮陣記〉記載有五十六名(參見附表)，⁹⁹《對馬古文書纂》記載六十名，兩者名單大致相同。《對馬古文書纂》另記載五名朝鮮人通事，即石田三成(1560-1600)軍中之朴通事、增田長盛(1545-1615)軍中之金通事、大谷吉繼(1559-1600)軍中之殷通事、小西行長軍中之李通事、惠瓊軍中之朴通事。對馬島主宗義智軍中，較〈柚谷氏の朝鮮陣記〉多載庄司助右衛門、加瀨彌右衛門二名對馬人通事。但缺服部一中與一柳直盛(1564-1636)兩將領軍中之對馬人通事平山惣左衛門與友屋彌右衛門。¹⁰⁰

梯七太夫是小西行長的通事，朝鮮與明之史料記載為要時羅。其為對馬島人，平日往來釜山做買賣，因此通曉朝鮮語言和習俗。經理楊鎬(?-1629)曾「問其年歲及子息有無，作何官爵。」他答稱：「年今三十歲，有子二人，曾做小官。」¹⁰¹時為 1598 年，因此推測其生年大約是 1567 年。為議和事，1594 年 11 月小西行長派遣使者往見慶尚右兵使金應瑞。之後，行長與金應瑞相通多由要時羅居間傳達，¹⁰²但要時羅亦向朝鮮提供日軍動態。

1596 年要時羅伴隨通信使黃慎一行至日本時，他向譯官朴大根密言：關白失人心，不出三、五年必不保；朝鮮雖未遣王子為人質，只要拖延終會無事；加藤清正、黑田長政出兵，最快年末或來年。二月先運軍糧，大軍三、四月後才會到釜山；日軍必先犯全羅道。¹⁰³他甚至向朝鮮要求官爵，接受賞賜。朝鮮最初未答應，後來備邊司建議派金應瑞告訴他：

當初汝輩往來陣中，約說分明以為信然。上聞朝廷，至於委遣通信

⁹⁸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東京：国書刊行会，1975)，頁218。

⁹⁹ 〈柚谷氏の朝鮮陣記〉，收入內野運之助編，《反故迺裏見》(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第20冊，頁133上-134上。

¹⁰⁰ 竹内理三編，《對馬古文書纂》第3冊，頁39上-40下。另參見中村崇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中冊，頁140-143。

¹⁰¹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101，「31年6月丙辰」條，頁307下、308上-下。

¹⁰²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57，「27年11月壬辰」條，頁203下。末松保和編，《宣祖修正實錄》，卷31，「30年2月壬戌」條，頁266下。

¹⁰³ 黃慎，《日本往還日記》，「10月10日」條，頁52上-下。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83，「29年12月癸未」條，頁650上。

使。且爲汝輩請授官爵、告身，下來陣中已久。欲待此事完結授之，而今乃大謬。汝輩言語不足憑信，爲兩國羞澆，固不足論。我信聽汝輩之言，使之至此，慙懼罔措。已來告身亦無以處之，安有如此之事云云。¹⁰⁴

備邊司建議，若要時羅仍有請受之意，則令金應瑞授之無妨。¹⁰⁵依金應瑞書狀：「要時羅請受爵甚懇，臣措備衣冠，依例肅拜後，許授官教，且與銀子八十兩。」要時羅「喜色滿眼，叩拜再三」。¹⁰⁶要時羅於 1597 年正月接受僉知中樞府事(正三品堂上官)官職。¹⁰⁷《亂中雜錄》載：

譯倭要時羅行長管下也，出入慶尚右兵使鎮，輸誠納款，願爲我國人。金應瑞特加厚恤，論報元帥(權慄)優賜褒賞。自後往來無常，歸彼則着其斑服，來此則衣我衣冠，倭中聲息一一轉報。¹⁰⁸

小西行長與加藤清正不和，是否議和，兩人意見相左。爲打擊清正，1597 年正月二次出兵時，行長令要時羅向金應瑞洩漏清正軍隊動向。《宣祖修正實錄》載：

先是行長與慶尚右兵使金應瑞相通，要時羅居間往來。其所言若有與清正不相能者，我國信之。是時，倭賊謀再犯，憚我舟師，尤忌舜臣。使要時羅來言：和事之不成，清正實主張之。若去此人，則我之恨釋，而貴國之患除矣。某月某日，清正當宿于某島，貴國若令舟師潛伏而要之，則可縛而來。應瑞以此上聞。上遣黃慎密諭于舜臣。舜臣曰：海道艱險，賊必設伏以待，多發戰艦，則賊必知之，小則反爲所襲，遂不行。是日，清賊果來多大浦前洋，仍向西生浦，實與行長謀羸師以誘我也。朝廷猶以不遵朝命，下舜臣于獄，拷訊之。遂以全南兵使元均爲統制使。¹⁰⁹

¹⁰⁴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82，「29年11月庚申」條，頁639上。

¹⁰⁵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82，「29年11月庚申」條，頁639上。

¹⁰⁶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84，「30年正月癸丑」條，頁9上。官教：授予位階之文書。

¹⁰⁷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86，「30年3月乙卯」條，頁43上。

¹⁰⁸ 趙慶男，《亂中雜錄》第3冊，「甲午(1594)10月」條，頁31下。

¹⁰⁹ 末松保和編，《宣祖修正實錄》，卷31，「30年2月壬戌」條，頁266下。趙慶男，《亂中雜錄》第3冊，「丁酉(1597)2月」條，頁61上下載：「要時羅傳告本國曰：清

要時羅向金應瑞說，和議不成是清正反對之故。並密報清正某日駐紮某島，冀望朝鮮令舟師潛伏縛之。金應瑞雖上報朝廷，朝廷亦密諭三道水師統制使李舜臣發艦出擊。但李舜臣未遵朝令，結果海戰失利，統制使一職遂由元均(1540-1597)取代。但7月金應瑞無意間將元均密謀與中國搗釜山之日期洩予行長，結果行長用計遣兵擊破元均，奪得閑山島。¹¹⁰

小西行長派遣要時羅至朝鮮，主要為議和事。面對朝鮮質疑「爾來此欲何為」、「爾何為而來」，要時羅也以「欲為講和也」、「行長欲講好而送來」答之。¹¹¹黃慎、楊鎬均認為要時羅「伶俐」，¹¹²楊鎬甚至害怕陸續進駐的明兵不知其為何許人而傷害他，還特別為其安排住處。¹¹³朝鮮則認為其「為人極狡詐」、「中間肆行謊說欺瞞者，皆是這奴所為矣。」¹¹⁴

1598年4月下旬要時羅至谷城(在全羅南道東北)，因議和事行長派遣其至南原(全羅北道東南部)見李芳春，5月下旬被李芳春縛送漢城並轉至明朝斬殺。¹¹⁵《宣廟中興誌》載：

要時羅嘗以和事往來鎮營，誣辱我國甚多。是時時羅以萬餘人屯谷城，行長累請和好，遂遣時羅入南原見李芳春。芳春執送天朝誅之。¹¹⁶根據邢玠(1540-1612)之〈獻俘疏〉，要時羅是和古和知、要一知在六月被行長密差至漢城探聽虛實時被劉綎(1558-1619)擒獲。¹¹⁷小西行長派遣要時羅至朝鮮是為交涉議和，但要時羅與金應瑞相通，將日軍消息傳報朝鮮，其在日、朝兩國活動，是雙重間諜身份。

正以單舸渡還，海中遇風波，泊小嶼數日。我急通于李統制，而統制疑懼不來，坐致誤事云云。朝廷方咎舜臣虛張大話、欺罔君父，遣都事拿鞫。以全羅兵使元均兼三道水軍統制使。……」

¹¹⁰ 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日本〉下，頁119-120。

¹¹¹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101，「31年6月丙辰」條，頁306下、307下。

¹¹²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101，「31年6月丙辰」條，頁308下；卷83，「29年12月癸未」條，頁651下。

¹¹³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101，「31年6月丙辰」條，頁308下。

¹¹⁴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100，「31年5月癸巳」條，頁298下。

¹¹⁵ 趙慶男，《亂中雜錄》3，「戊戌(1598)4月」條，頁92下；「5月」條，頁93上。

¹¹⁶ 權文海，《宣廟中興誌》(首爾大學奎章閣收藏)，下卷，「戊戌5月」條，頁54下-55上。

¹¹⁷ 邢玠，《經略御倭奏議》(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4)，卷8，〈獻俘疏〉，頁209。

日軍入侵朝鮮前，已有不少明商人或海賊「逋逃」至日，或被倭寇擄至日本。¹¹⁸戰爭爆發後，這類明人不少加入日本軍隊，少數則擔任通事。《宣祖實錄》載：

經理接待督監郎廳以右議政意，啟曰：……昨夕黃應陽入來，臣今朝相見，則行長所送倭子七名，拘留在任實，朱元禮獨來，已到天安，明日當到此云。應陽因言老爺欲處置朱元禮，殺一人無益，且浙江、福建近處，被擄人留在倭營者，其數甚多。若聞此言，則必阻其出來之心。¹¹⁹

「被擄人留在倭營者，其數甚多。」若殺朱元禮，將使被擄明人不敢出來表達歸向意願。朱元禮為小西行長軍中之通事，行長軍中另有林通事、洪通事、張大膳通事，加藤清正軍中則有康宗麟通事。¹²⁰被擄明人向明軍提供日方消息者，如郭參軍向冊封使李宗城(1560-1623)提供關白之意向。《宣祖實錄》載：

且聞郭參軍稱名者，以福建之人為倭子之所獲，在於賊中久矣。欲順上使之心，乃曰：若入日本則必多難事，關白之意非徒請封也，中朝皇女亦欲得之云云。¹²¹

為議和，1593年正月小西行長派遣將領吉兵衛三郎(吉兵衛)、通事張大膳等至安定館迎接沈惟敬(?-1597)，但被明軍設伏襲擊。吉兵衛被擄，張大膳逃走。¹²²但平壤之役，張大膳被生擒。張大膳是「投倭浙人」，¹²³被捕後反成

¹¹⁸ 鄭潔西，〈万曆時期に日本の朝鮮侵略軍に編入された明朝人〉，頁340-341。

¹¹⁹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100，「31年5月丙戌」條，頁294上。

¹²⁰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60，「28年2月癸丑」條，頁238上-下、242上；卷101，「31年6月乙卯」條，頁306上-下；卷61，「28年3月丁酉」條，頁270上。林通事即林小鳥。參見李光濤，〈明季朝鮮「倭禍」與「中原奸人」〉，收入李光濤著，《明清檔案論文集》(臺北：聯經，1986)，頁781。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84，「30年正月甲寅」條，頁9上。

¹²¹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76，「29年6月丁酉」條，頁517上。

¹²²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320，〈朝鮮〉，頁8292。載：「(1592)八月，倭入豐德等郡，兵部尚書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偵探之，於是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賴也。」申冕用，《再造藩邦志》，卷1，頁258。

¹²³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34，「26年正月壬戌」條，頁425上；「丙寅」條，頁430上。末松保和編，《宣祖修正實錄》，卷27，「26年正月丙辰」條，頁239上。

為明軍通事，明以其作反間，提供日軍情報，¹²⁴是雙重間諜。

碧蹄館之戰明軍失敗，之後日軍一方面和談並將部份軍隊撤回國內，留下的軍隊則在半島南海岸營建要塞鞏固據點。由於歸國無期，不少士兵投降。《亂中雜錄》載：「嶺南諸屯倭賊，厭其久戍勞役，多有降附我國者。」¹²⁵明與朝鮮即利用此降倭誘降日軍、打探軍情，如沈惟敬曾謀畫利用信時老(保家新十郎)、馬堂古羅(武田又五郎)、馬多時之(又七)、世伊所(岡村清藏)等降倭，焚燒加藤清正在西生浦的軍營，或離間誘使日軍士卒投降。¹²⁶

麻貴等於1597年11月18日領兵至義城，他向接伴使李德馨(1561-1613)表示，明軍雖善於探哨，但不如朝鮮人方便，希望有朝鮮人隨同明哨軍至島山(蔚山城)打探。德馨認為如此未必能詳察，降倭呂余文伶俐有心計，若厚賞他銀子使其隨哨軍前往，至慶州後讓他「剃髮著倭衣」進入島山，定可詳知倭情。楊鎬接納此建議。20日明軍紮營慶州。21日呂余文回營，「袖中出一圖，乃島山太和江賊窟也。兵卒多少，及清正喜八等窟穴俱在。」楊鎬大喜，以紅筆於圖上畫進兵三路線明示諸將。¹²⁷此外，明與朝鮮亦利用擄獲日兵及逃回被擄人盤問日軍動態。日兵慎入(八)羅在漢城被擄，參將方時春向其盤詢日軍情況。據《經略復國要編》載：

慎入羅供稱，倭兵屢戰傷損甚多，但懼關白法度，不敢回巢。王京城內見有三四萬，聯結八營。城外龍泉館有平行長結營三處。又去討關白示下，關白說：平壤、開城去年已取，如何輕棄。傳知眾倭死守王京，要在三月間自領兵二十餘萬，一半前來王京合兵拒敵，一半沿海分犯中國等情，……¹²⁸

¹²⁴ 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臺北：學生書局，1986)，卷7，〈敘恢復平壤開城戰功疏〉，萬曆21年(1593)3月4日，頁521、527-528；卷6，〈報石司馬書〉，萬曆21年2月3日，頁443；2月23日，頁483。

¹²⁵ 趙慶男，《亂中雜錄》第3冊，「甲午6月」條，頁28下。

¹²⁶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86，「30年3月丙午」條，頁39下；卷87，「30年4月辛巳」條，頁64下。

¹²⁷ 申欽，《象村先生文集》，〈天朝先後出兵來援志〉，頁121-122。宣祖實錄記載為呂汝文，參見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98，「31年3月壬子」條，頁267下。

¹²⁸ 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卷6，萬曆21年2月30日，〈移本部咨〉，頁499-500。

東萊通事鄭哲命為加藤清正所擄，逃回後立即「上送盤問」。¹²⁹圍攻蔚山時，逃出的被擄人提供城中無糧、無水，「喫收拾燒米」，下雨無鉢取水以衣濡水飲之，及清正離開西生浦馳援等情狀。¹³⁰朝鮮對這類被擄人多有疑慮，因此其逃歸時則留置，或不使人京。¹³¹

明游擊茅國器因參謀史世用建議，利用郭國安作反間，因此在望津打敗日軍。《武備志》載：

郭國安華人也，往與共在日本，誓自效於本朝，今在茲，可以間矣，乃謀訶之。知義弘尚在泗川，主望津營者國安也。乃遣書約之，於九月二十日伏火屯聚，俟我師渡，焚糧以應之。至期如所約，遂大勝，奪其營，倭退守於泗川。¹³²

史世用於 1593 年 6 月奉命偽作商人，搭海商許豫的船隻赴日。其在名護屋與島津義久的侍醫許三官接觸，並收集情報。1594 年正月歸國時遇風暴折返薩摩，後來隨琉球使者至琉球，12 月回到福建泉州。許三官即許儀後，1571 年被倭寇擄至薩摩，知曉醫術。郭國安於 1559 年到薩摩，隨許三官習醫，並改名理心。其為島津忠恒軍中的醫生，也是島津軍的參謀。¹³³當時島津義弘(1535-1619)駐守泗川，郭國安在望津。因郭國安為內應，日軍因之大敗，撤退至泗川。至於許儀後，在日軍出兵朝鮮前，已委託朱均旺將豐臣秀吉企圖侵略明朝的消息，傳遞給福建張軍門(巡撫張汝濟)。¹³⁴反之，明軍亦有背叛者。如奉命與日本和談的沈惟敬，雖有「緩倭之功」，但「彌

¹²⁹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82，「29年11月辛卯」條，頁605上。

¹³⁰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96，「31年正月壬辰」條，頁222上、223上；「丙申」條，頁224下。

¹³¹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65，「28年7月己卯」條，頁331上；卷97，「31年2月乙亥」條，頁250下-251上。

¹³² 茅元儀，《武備志》，收入中國兵書集成編委會，《中國兵書集成》(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卷239，頁10364-10365。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日本〉下，頁171-172。

¹³³ 許孚遠，〈請計處倭首疏〉，頁634-638。《歷代寶案》第1冊第1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72)，卷8，頁242下。增田勝機，《薩摩にいた明國人》，頁65-105。鄭潔西，〈萬曆二十一年潛入日本的明朝間諜〉，頁116-120。

¹³⁴ 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頁38。末松保和編，《宣祖修正實錄》，卷25，「24年5月乙丑」條，頁210上。松浦章撰、鄭潔西譯，〈萬曆年間的壬辰倭亂和福建海商提供的日本情報〉，頁202-208。

縫詭詐」，多所欺瞞。1597年6月，楊元(?-1598)執逮他時，他暗令家丁婁國安脫身向行長報告南原虛實。其被擒之後，「軍中動靜，倭將無由知之」。¹³⁵又如劉挺想誘擒駐守順天的小西行長，因其軍中一倭千總秘洩其謀，行長大驚，「中道遁去」。¹³⁶

降倭若有功，朝鮮則授予官職。如信時老官「果毅校尉龍驤衛司直」(武班正五品上階)，馬堂古羅於戰後授官「昭威將軍」(正四品)。¹³⁷《亂中雜錄》載：「金應瑞所招幾至百餘名，其酋曰金向義。向義與其衆多立戰功，官至通政(正三品堂上)、嘉善(從二品)。」¹³⁸

戰爭、和談均需知己知彼，日、朝、明三國無不利用投降者、俘虜及通事等獲取對方情報，但亦有如要時羅、金應瑞、張大膳、沈惟敬、郭國安等成為雙重間諜者。較之日、明兩國，朝鮮更且利用降倭製造鐵炮，傳習放炮、劍術，或煮取焰硝，¹³⁹充分利用降倭長技。

通訊

豐臣秀吉於1592年3月26日離開京都，4月25日抵達名護屋大本營。因母大政所薨，7月底回京都，9月30日再至名護屋。¹⁴⁰翌年8月側室淀君生產，同月25日回大坂。之後日、明持續和談，1597年再度出兵，這期間秀吉多留居伏見城。豐臣秀吉在名護屋、伏見、大坂指揮朝鮮半島上的日軍作戰，半島上的日軍則接受指令並報告戰況。雙方如何通訊、速度如何，不僅關

¹³⁵ 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頁117-118。張廷玉等撰，《明史》，卷320，外國1，〈朝鮮〉，頁8296。

¹³⁶ 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頁167-168。

¹³⁷ 中村崇孝，〈受職倭人の告身〉，收入中村崇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5)上冊，頁595、596、598、602、604-610。1592年日軍出兵朝鮮前，受職對象以對馬、一岐、九州本島豪族為主。之後，受職人主要是降倭。參見同文，頁589、594。

¹³⁸ 趙慶男，《亂中雜錄》第3冊，「甲午6月」條，頁28下。同條夾註載：「降倭無功於我國者，分居西北，後皆誅之。」

¹³⁹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26，「25年5月甲子」條，頁317上；卷31，「25年10月辛丑」條，頁382下；卷36，「26年3月丙寅」條，頁489上。

¹⁴⁰ 石田玉山，《太閤記》，收入早稻田大學出版部編，《物語日本史大系》(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28)，卷7，〈大廳薨去〉，頁46下-48下。

係戰況正確性的掌握，也影響軍事佈局。

豐臣秀吉於5月15日獲知日軍攻陷漢城後，16日立即指示在朝鮮的諸將領於釜山至漢城間建造行營，作為渡海親征的準備。¹⁴¹據《毛利家文書》記載有二十三處，即釜山浦、東萊、梁山、密陽、清道、大丘(大邱)、八莒、仁同、善山、尚州、咸昌、聞慶、烏嶺、延豐、槐山、清安、竹山、陽智、龍仁、果川、沙平院、漢江、京中等。¹⁴²其後為確保補給線及固守佔領地，又下令建造「繫城」。據吉見元賴之日記載，繫城順序如下：釜山海浦→東萊→梁山→安陽(密陽)→新城→清道→新城→大丘→新城→仁同→開寧→善山→新城→尚州→咸昌→聞慶→新城→新城→忠州→陰許(陰城)→竹山→新城→湯賀→新城→新城→果川→新城→新城→開城府→新城→平山→新城→鳳山→黃州→中和→平壤→順安→肅州→定州→郭山→宣州→鐵山→龍山→義州。¹⁴³新城為新建，其餘利用朝鮮舊有城邑加以改建，釜山至聞慶間之繫城則與行營大致相同。繫城是兵站，與行營、佔領城邑基本上可作為通訊交通據點。

依據1607年慶暹(1562-?)副使及1617年李景稷(1576-1639)從事官出使日本之日記，其行程為釜山→對馬北部港口(泉浦、西泊浦、船越浦，或鰐浦、鹽浦)→對馬府中(今巖原)→一岐風本浦(勝浦)→藍島→赤間關→上關→鍋懸(蒲刈)→田島→韮浦→牛窓→室津→明石→兵庫→大坂。¹⁴⁴由此大致可推測釜山至大坂的海路交通線。名護屋至大坂之陸路交通線，或亦可由秀吉赴名護屋之行程大略推知。即兵庫→明石→姬路→岡山→三原→廣島→長府→下關→小倉→蘆屋→宗像→名島→深江→名護屋。¹⁴⁵釜山至名護屋，則

¹⁴¹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文書，第32-34號，頁28-33。

¹⁴² 《毛利家文書》3，877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138-139。

¹⁴³ 吉見元賴，《朝鮮渡海日記》，頁31下-33上。日下寬編，《豐公遺文》，頁452-454。記載有釜山浦至漢城的繫城。

¹⁴⁴ 慶暹，《海槎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黨編，《海行摠載》(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第2輯，頁37下-40下。李景稷，《扶桑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黨編，《海行摠載》(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第3輯，頁1上-8下。

¹⁴⁵ 參見京口元吉，《秀吉の朝鮮經略》(東京：白揚社，1939)，頁150-153。

經由對馬、壹岐兩島，直接抵達。

通訊可利用上述海陸交通線，港口、城市為驛站。1592年正月4日秀吉令毛利輝元於尾道(在廣島東南)→下關置遞船，小早川隆景於小倉→宗像→名島置遞船。¹⁴⁶8月24日，關白秀次(1568-1595)制定京都→大坂→名護屋間之遞夫、遞馬、遞船制。¹⁴⁷1597年8月10日，秀吉令大坂至名護屋間置早船(哨船)、次船、早馬、次馬。¹⁴⁸海路使用之船隻，除御水船(豐臣氏的直轄船)、諸侯船外，兼用商船。¹⁴⁹

通訊速度受戰況、季節、義兵抗日等影響，下面以數例說明釜山、漢城至名護屋間所費之時日。1592年4月13日、14日連陷釜山、東萊，15日宗義智的注進狀，22日秀吉在名島接到。秀吉21日到達名島，在此停留一、二天。¹⁵⁰扣除名島至名護屋的時間，釜山至名護屋5天。《兩朝平壤錄》載：「對馬島至釜山約五百里，風順一日可到。對馬島至一岐島六百里，一岐島至護屋島九百餘里。護屋即關白擁大兵處，……」¹⁵¹據此，若順風4天可抵達。5月2日攻下漢城，15日秀吉在名護屋接獲此報，¹⁵²漢城至名護屋通訊時間約14天。5月29日泗川海戰與6月2日唐浦海戰均失利，在龍仁(距漢城五里)的脇坂安治(1554-1626)分別於6月7日與19日向秀吉緊急報告，秀吉於23日同時收到，費時17天和5天。¹⁵³1593年正月8日李如松攻下平壤，在漢城

¹⁴⁶ 《毛利家文書》3，878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139。

¹⁴⁷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史料綜覽》，卷12，「文祿元年8月24日」條，頁367下。《古蹟文徵》，收入《前田家所藏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第7冊，頁49右-61右。

¹⁴⁸ 《征韓錄》，收入北川鐵三校注，《島津史料集》(東京：人物往來社，1966)，頁241。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文書，第196、198號，頁211-212、212-213。武田勝藏，〈伯爵宗家所藏豐公文書と朝鮮陣〉，頁121。

¹⁴⁹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附記第3，〈運輸通信及船舶〉，頁103。

¹⁵⁰ 參見日下寬編，《豐公遺文》，天正20年(1592)卯月22日，頁346-347。

¹⁵¹ 諸葛元聲，《兩朝平壤錄》，頁43夾註。

¹⁵² 日下寬編，《豐公遺文》，天正20年5月16日，〈朝鮮都落去付關白秀次遺朱印狀〉，頁356-359。

¹⁵³ 《脇坂記》，收入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第20輯下，卷上，頁440下。

的奉行10日得到消息，11日石田三成等的連署狀於2月15日送達名護屋，¹⁵⁴費時36天。平壤戰敗後，諸將陸續撤回漢城。正月23日小早川隆景送書狀，2月28日到達名護屋。¹⁵⁵同日諸奉行也有注進狀(報告書)。根據秀吉2月27日再配置諸將之朱印狀，¹⁵⁶及小早川隆景書狀送達名護屋的時間推測，秀吉大約在26日接到注進狀，通訊時間約34-36天。正月26日碧蹄館之戰，3月10日傳至名護屋，¹⁵⁷通訊時間44天。同年3月3日諸將連署撤兵，¹⁵⁸翌日熊谷直盛(?-1600)、垣見一直(?-1600)自漢城出發，4月12日抵達名護屋，¹⁵⁹花費40天。由上知，漢城至名護屋通訊時間差距甚大。1597年7月14日漆川梁海戰，16日島津義弘、忠恆自加德(洛東江口西方)發送捷報注進狀，在大坂的秀吉於8月9日接到，費時25天。¹⁶⁰

對於日軍之入侵，朝鮮半島各地組織義軍抗日。¹⁶¹フロイス之《日本史》載：

日軍沿途營建城寨，至某一時期止，朝鮮仍支配其餘領土。日軍由一地至另一地，時常受攻擊。自釜山浦至漢城，日軍若不足三百人是難以通行的。自漢城至小西行長駐守之平安道，則需五百人以上成團始能通過。¹⁶²

¹⁵⁴ 《富田仙助氏所藏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第2冊，正月11日，長東正家、石田正澄宛增田長盛、大谷吉繼、石田三成、加藤光泰、前野長泰連署狀，頁25下-34上(無頁碼，自編)。

¹⁵⁵ 《小早川家文書》1，296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272。

¹⁵⁶ 立花寬治，《立花文書》(九州大學中央圖書館收藏，1914)，〈朝鮮国在陣中宛朱印狀〉，頁41上-42上。

¹⁵⁷ 《淺野家文書》，263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466-476。

¹⁵⁸ 《浜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3月3日增田、大谷、石田ほか連署狀，頁11右-16左。

¹⁵⁹ 《毛利家文書》3，928號，〈豐臣秀吉朱印狀寫〉，頁192-197。

¹⁶⁰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文書，第194號，頁210-211。

¹⁶¹ 北島万次，《豐臣秀吉の朝鮮侵略》(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頁89-100。義軍之活動，如慶尚道之郭再祐、全羅道之高敬命、咸鏡道之鄭文孚。1592年11月，義軍被編入政府統制下。貫井正之，《豐臣政權の海外侵略朝鮮義兵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6)，頁77。

¹⁶² 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訳，《フロイス日本史》2，頁261。

初期日軍節節勝利，抗日義軍尚未活躍，通訊速度受影響較小。至1593年初，除抗日義軍外，亦因冬季酷寒，漢城至名護屋的通訊時間增加1.5-3倍，往返估計需70~90天。此外，名護屋至京都約10天。豐臣秀吉在名護屋、伏見、大坂指揮作戰，距離前線遙遠，訊息往來傳遞時間不一，難以及時確切掌握半島上日軍的動態。如對應正月11日石田三成等的連署狀，2月16日與18日的朱印狀指示黑田長政與小西行長駐守開城；加藤清正自咸鏡道撤回臨津江北之川向；島津義弘與伊東祐兵(1559-1600)仍留江原道；小早川隆景自開城回漢城。¹⁶³事實上，小西行長於1月17日回漢城，黑田長政與小早川隆景於21日回漢城。2月中旬，島津義弘與伊東祐兵分別回果川、龍仁，原在果川、龍仁的宇喜多秀家(1572-1655)則回漢城。鍋島直茂與加藤清正於2月28日、29日先後回到漢城。¹⁶⁴太閤的書信與命令，因各種因素無法及時傳達，對前線諸將的措施，不得不彈性給予認可。

結論

日軍不習慣朝鮮半島的冬季，很多人腳趾凍傷掉落，甚至不耐酷寒凍死。寒冷與暑熱易引發疾病，此外癘疫嚴重，軍卒傳染，死亡相繼。這些問題，亦為朝鮮軍與明軍所共有。諸將軍中有通事，日軍利用通事及投降、被擄朝鮮人或明人蒐集情資。反之，朝鮮亦利用降倭打探日軍軍情，利用逃回的被擄人盤問日軍動態。小西行長的通事要時羅向慶尚右道節度使金應瑞傳報日軍消息，日軍以被擄明人擔任通事明則以其作反間。日、朝、明三國均有雙重間諜活動，相互獲取對方情報。

疾病影響兵力，情蒐亦是戰術，通訊影響戰況之掌握。此次戰役，三者之間，或對戰役之勝敗，是否有影響？下面略作檢討。本文所列疾病種

¹⁶³ 《旧記雜錄後編》第2卷，卷29，1068號，2月16日備前宰相(宇喜多秀家)人數宛朱印狀，頁674上下。《毛利家文書》3，905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168-169。《淺野家文書》，262號，〈豐臣秀吉朱印狀寫〉，頁463-466。《小早川家文書》1，293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269-270。參見国重顯子，〈豐臣政權の情報伝達について——文祿2年初頭の frontline 後退をめぐる——〉，頁24上-25上

¹⁶⁴ 北島万次，《豐臣秀吉の朝鮮侵略》，頁122-127。中野等，《文祿・慶長の役》(東京：吉川弘文館，2008)，頁99-102。

類，多屬個例。而 1594、1595 年巨濟島之癘疫，1595 年朝鮮半島流行瘧疾，慶尚道有癘疫，此皆在和談期間。又，由 1593 年 2 月 5 日秀吉給吉川廣家之書信，知戰爭第一年冬季，有大半船夫凍死。但初期雙方之海戰發生在 1592 年 5 月、6 月、7 月與 9 月，十次交戰日本水軍皆失利。¹⁶⁵由時間推斷，海戰失利與水夫大半凍死無關。疾病對兵力，甚至情蒐、通訊並無太大影響。

戰爭前後七年，第一次日軍勢如破竹，但約一年即退兵至半島南海岸。第二次戰區限南半島，軍事行動僅十個月各軍亦移至南海岸。交戰期間不長，大半時間在和談。和談期間，要時羅與金應瑞頻繁互通訊息。二次出兵時，小西行長令要時羅向金應瑞洩漏加藤清正軍隊之動向，但朝鮮因李舜臣未遵命令發艦出擊而戰敗。蔚山之戰前，明軍雖派降倭前往打探並獲得地圖，但因日軍死守等待援軍，明鮮聯軍並無戰果。明游擊茅國器利用島津軍參謀郭國安作反間，結果在望津打敗日軍。這些間諜活動雖影響一些戰況，但並非此役勝敗之關鍵。

日本軍隊是由大名各自在領內徵調，自己率領獨立作戰。豐臣秀吉對作戰方針未有太多指示，他坐鎮名護屋及伏見、大坂，與諸將之通訊倚賴海陸交通線傳遞。和談前，受抗日義兵及冬季酷寒影響，通訊速度變遲緩，對半島上的軍事行動並無法確切掌握。如 1593 年 2 月 16 日與 18 日之朱印狀，對黑田長政、小西行長、加藤清正、島津義弘、伊東祐兵、小早川隆景等雖有軍隊調移指示，但各軍在接到命令前已先後撤回漢城。撤退至半島南海岸後，前後營建二十餘倭城駐守，由釜山經對馬、壹岐，至名護屋大本營之通訊，若有影響天氣應占較大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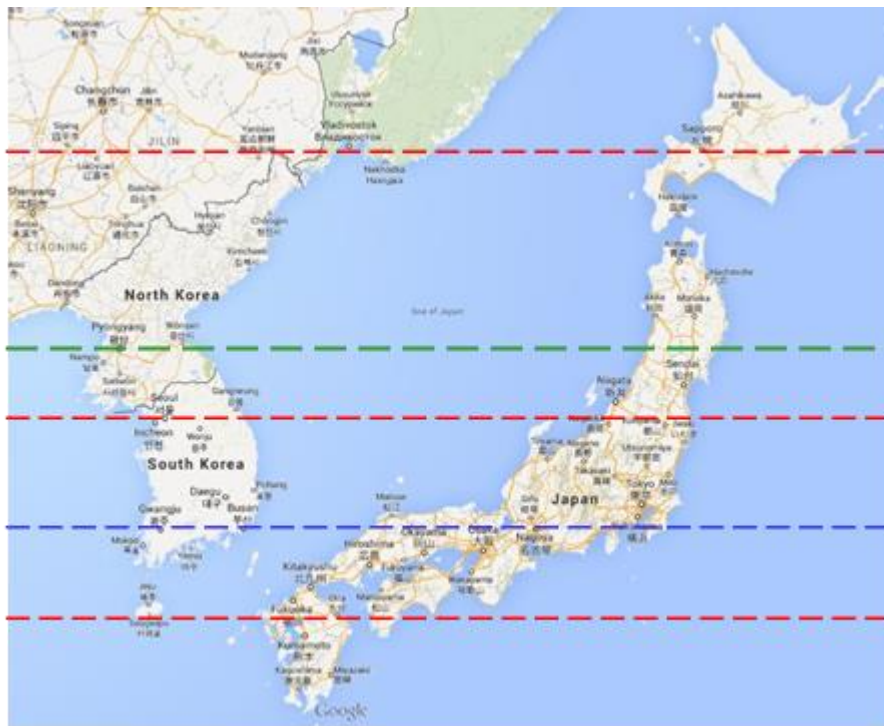
日、朝、明三國軍隊都有疾疫問題，情蒐方式三國大致相同。日軍遠離本國，長時間在朝鮮半島作戰、駐守。與明鮮軍相較，醫療支援及訊息傳遞顯現較多問題。

¹⁶⁵ 參見有馬成甫，《朝鮮役水軍史》（東京：海と空社，1942），頁62-108。

附表：日本諸將軍中之朝鮮語通事

將領	通事	將領	通事
毛利秀包	平山四郎右衛門	木村重茲	井手近右衛門
宇喜多秀家	中尾三郎兵衛		同名近三郎
宰相殿內岡豐前守	小田彌三右衛門	加須屋真雄	江崎小左衛門
宰相殿內長船紀伊守	石田伊兵衛	牧村利貞	小島甚兵衛
石田三成	阿比留庄右衛門 神宮助太郎 扇惣兵衛	太田一吉	易(安)竹四郎兵衛
		新庄直定	松尾加右衛門
		毛利重政	庄司助右衛門
增田長盛	松尾久兵衛 棧原伊右衛門 佐伯左衛門	長谷川秀一	今井新右衛門 重(平)田津右衛門
		淺野長政	井手彌六左衛門
大谷吉繼	渡島藤右衛門 串崎又右衛門	伊達政宗	住永四郎兵衛
服部一忠	平山惣左衛門	小西行長	梯七太夫 齋藤彌左衛門
一柳直盛	友屋彌右衛門		平山相右衛門
加藤清正	服部傳右衛門 扇德兵衛	島津義弘	庄司藤右衛門
		前野長康	江島喜兵衛
鍋島直茂	松尾作右衛門	別所吉治	遠矢千右衛門
黑田長政	脇田利兵衛	惠瓊	泉甚兵衛
大友義統	間永甚七郎	宗義智	小田甚吉
森(毛利)吉成	加瀬彌右衛門		松尾与四右衛門
福島正則	松尾三郎右衛門		犬平与右衛門
蜂須賀家政	早田平右衛門		江島(崎)彥兵衛
戶田勝隆	長野福右衛門		植(桃)田新右衛門
生駒親正	小田彌市郎		小田奎左衛門
毛利輝元	平山五右衛門		梶山源右衛門
小早川隆景	數山治部右衛門		在(有)田奎之允
竹中(田)隆重	松尾甚右衛門		平山休庵
早川長政	佐伯左馬(助)介		石田甚左衛門

※ ()內為《對馬古文書纂》之記載。



附圖：日本與朝鮮半島之緯度比較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史料

〈柚谷氏の朝鮮陣記〉，收入內野運之助編，《反故迺裏見》第20冊，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

“Yuzuya-shi no Chōsen jin ki,” in Uchino, Michinosuke, hen, *Hogo nai uramiru*, dia 20 satsu,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sanjo, shūzō.

《下川文書》，收入寺本広作編，《熊本県史料》，中世篇第5卷，熊本県：熊本市，1966。

Shimokawa bunsho, in Teramoto, Kōsaku, hen. *Kumamoto ken shiryō*, chūsei hen dai 5 kan, Kumamoto: Kumamoto-ken, 1966.

《小早川家文書》1，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11，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

Kobayakawake bunsho, 1, in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sanjo, hen, *Dai Nippon komonjo*, iewake 11,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71.

《毛利家文書》3，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8，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

Mōrike bunsho, 3, in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sanjo, hen, *Dai Nippon komonjo*, iewake 8,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70.

《加藤清正文書集》，收入寺本広作編，《熊本縣史料》，中世篇第5卷，熊本県：熊本市，1966。

Katō Kiyomasa monjoshū, in Teramoto, Kōsaku, hen. *Kumamoto-ken shiryō*, chūsei hen dai 5 kan, Kumamoto: Kumamoto-ken, 1966.

《古蹟文徵》，收入《前田家所藏文書》第7冊，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

Koseki bunchou, in *Maeda ke shozou monjo*, dia 7 satsu,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sanjo shūzō, eishahon.

《伊達家文書》2，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3，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9。

Dateke bunsho, 2, in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sanjo, hen, *Dai Nippon komonjo*, iewake 3,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69.

《吉川家文書》1，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9，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

- Kikkawake bunsho*, 2, in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sanjo, hen, *Dai Nippon komonjo*, iewake 9,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70.
《征韓錄》，收入北川鐵三校注，《島津史料集》，東京：人物往來社，1966。
- Seikan roku*, in Kitagawa, Tetsuzō, kōchū. *Shimazu shiryō shū*, Tōkyō: Jinbutsu ōraisha, 1966.
《直茂公譜》，收入佐賀県立図書館編，《佐賀県近世史料》，佐賀：佐賀県立圖書館，1993。
- Naoshige kōfu*, in Sagakenritsu toshokan, hen. *Sagaken kinsei shiryō*, Saga: Sagakenritsutoshokan, 1993.
《島津家文書》1，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16，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
- Shimaduke bunsho*, 1, in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sanjo, hen, *Dai Nippon komonjo*, iewake 16,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71.
《島津家高麗軍秘錄》，收入埴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第20輯下，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8。
- Shimazu-ke Kōrai-gun hiroku*, in Hanawa, Hokinoichi, hen. *Zoku gunsho ruijū*, dai 20 shū ge, Tōkyō: Zoku gunsho ruijū kanseikai, 1958.
《淺野家文書》，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2，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8。
- Asanoke bunsho*, in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sanjo, hen, *Dai Nippon komonjo*, iewake 2,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68.
《黑田家譜》，九州大學中央圖書館收藏。
- Kuroda kafu*, Kyushu daigaku chuo toshokan, shūzō.
《歷代寶案》第1冊第1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72。
- Lidaibaoan*, di 1ce, di 1 ji, Taipei: Guo li Taiwan da xue, 1972.
《旧記雜錄後編》，第2卷，收入鹿兒島県維新史料編さん所編，《鹿兒島県史料》，鹿兒島：鹿兒島県，1982。
- Kyūki zatsuroku Kōhen*, dia 2 kan, in Kagoshima-ken Rekishi Shiryō Sentā Reimeikan, *Kagoshimaken shiryō*, Kagoshima: Kagoshima-ken, 1982.
《浜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
- Hama monjo*,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sanjo shūzō, eishahon.
《脇坂記》，收入埴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第20輯下，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8。
- Wakizaka ki*, in Hanawa, Hokinoichi, hen. *Zoku gunsho ruijū*, dai 20 shū ge, Tōkyō: Zoku gunsho ruijū kanseikai, 1958.

- 下川兵太夫，《清正高麗陣覺書》，收入国書刊行會編，《続々群書類從》第4冊，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70。
- Shimokawa, Heitayuu. *Kiyomasa kōraijin oboegaki*, in Kokusho Kankōkai hen, *Zokuzoku gunsho ruijū*, dai 4 satsu, Tōkyō: Zoku gunsho ruijū kanseikai, 1993.
- 下瀬七兵衛頼直，《朝鮮陣留書》，收入中里紀元，《秀吉の朝鮮侵攻と民衆・文祿の役——日本民衆の苦悩と朝鮮民衆の抵抗》，東京：文獻出版，1993。
- Shimose, Shichibē Yorinao. *Chōsen jin ryū sho*, in Nakazato, Norimoto. *Hideyoshi no Chōsen shinkō to minshū, bunroku no eki: Nihon minshū no kunō to Chōsen minshū no teikō*, Tōkyō: Bunken Shuppan, 1993.
- 大河内秀元，《朝鮮記》，收入埴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第20輯下，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8。
- Ōkōchi, Hidemoto. *Chōsen-ki*, in Hanawa, Hokinoichi, hen. *Zoku gunsho ruijū*, dai 20 shū ge, Tōkyō: Zoku gunsho ruijū kanseikai, 1958.
- 天荊，《西征日記》，收入国書刊行會編，《続々群書類從》，第3卷，東京：続群書類從完成會，1970。
- Tenkei. *Seisei nikki*, in Kokusho Kankōkai hen, *Zokuzoku gunsho ruijū*, dai 3 satsu, Tōkyō: Zoku gunsho ruijū kanseikai, 1970.
- 日下寛編，《豊公遺文》，東京：博文館，1914。
- Kusaka, Hiroshi, hen. *Hō Kō ibun*, Tōkyō: Hakubunkan, 1914.
- 末松保和編，《宣祖修正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1。
- Suematsu, Yasukazu, hen. *Senso shusei jitsuroku*, Tōkyō: Gakushūin Tōyō Bunka Kenkyūjo, 1961.
-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0。
- Suematsu, Yasukazu, hen. *Senso jitsuroku* Tōkyō: Gakushūin Tōyō Bunka Kenkyūjo, 1960.
- 田尻鑑種，《高麗日記》，收入北島万次，《朝鮮日々記・高麗日記》，東京：株式會社そしえて，1982。
- Tajiri, Akitane. *Kōrai nikki*, in Kitajima, Manji, hen. *Chōsen nichinichiki, kōrai nikki*, Tōkyō: Kabushiki Kaisha Soshiete, 1982.
-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東京：国書刊行會，1975。
- Sin, Sukchu. *Kaitō shokokuki*, Tōkyō: Kokusho Kankōkai, 1975.
- 申昞用，《再造藩邦志》，臺北：珪庭出版社，1980。
- Shen, Guiyong. *Zai zao fan bang zhi*, Taipei: Gui ting chu ban she, 1980.
- 申欽，《象村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130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8。

- Sin, Hūm. *Sangch'on Sōnsaeng munjip*, in Han'guk Munjip P'yōnch'an Wiwōnhoe, hen, *Han'guk yōktae munjip ch'ongsō*, Sōul: Kyōngin Munhwasa, 1998.
石田玉山,《太閤記》,收入早稻田大學出版部編,《物語日本史大系》,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28。
- Ishida, Gyokuzan. *Taikōki*, in Waseda Daigaku Shuppanbu, hen. *Monogatari Nihon shi taikai*. Tōkyō: Waseda Daigaku Shuppanbu, 1928.
立花寬治,《立花文書》,九州大學中央圖書館收藏,1914。
- Tachibana, Kanji. *Tachibana monjo*, Kyushu daigaku chuo toshokan, shūzō, 1914
吉見元賴,《朝鮮渡海日記》,收入防長史談會編,《防長叢書》,第6編,山口県:防長史談會,1934。
- Yoshimi, Motoyuri. *Chōsen tokai nikki*, in Bōchō Shidankai, hen. *Bōchō sōsho*, dia 6 hen, Yamaguchi: Bōchō Shidankai, 1934.
吉野甚五左衛門,《吉野甚五左衛門覺書》,收入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第20輯下,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8。
- Yoshino, Jingozaeon. *Yoshino Jingozaeon oboegaki*, in Hanawa, Hokinoichi, hen. *Zoku gunsho ruijū*, dai 20 shū ge, Tōkyō: Zoku gunsho ruijū kanseikai, 1958.
多聞院英俊,《多聞院日記》,收入竹內理三編,《增補續史料大成》,第41卷,京都:臨川書店,2002。
- Tamon'in, Eishun. *Tamon'in nikki*, in Takeuchi, Rizō, hen. *Zōho zoku shiryō taisei*, dia 41 kan, Kyōto: Rinsen Shoten, 2002.
竹內理三編,《對馬古文書纂》第3冊,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
- Takeuchi, Rizō, hen. *Tsushima komonjo san*, dia 3 satsu, Tōkyō teikoku daigaku shiryō hesanjo shūzō, eishahon.
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臺北:學生書局,1986。
- Song, Yingchang. *Jing lue fu guo yao bian*, Taipei: Xue sheng shu ju, 1986.
李肯翊,《燃藜室記述》,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Li, Kenyi. *Ran li shi ji shu*, Zhongqing: Xi nan shi fan da xue chu ban she,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2011.
李景稷,《扶桑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3輯,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 Yi, Kyōng-jik. *Pusangnok*, in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p'yōn, *Haehaeng ch'ongjae*, che 3-chip, Sōul:Minjok Munhwa Mun'go Kanhaenghoe, 1986.
李舜臣,《李忠武公全書》(一)、(二),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22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

Yi, Sunsin. *Yi Ch'ungmu Kong chōnsōin*, 1, 2, in Han'guk Munjip P'yōnch'an Wiwōnhoe, hen, *Han'guk yōktae munjip ch'ongsō*, dia 222 satsu, Sōul: Kyōngin Munhwasa, 1999.

李舜臣，《亂中日記》，收入《李忠武公全書》(二)，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22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

Yi, Sunsin. Nanjung ilgich'o, in *Yi Ch'ungmu Kong chōnsōin*, 2, in Han'guk Munjip P'yōnch'an Wiwōnhoe, hen, *Han'guk yōktae munjip ch'ongsō*, dia 222 satsu, Sōul: Kyōngin Munhwasa, 1999.

貝原益軒，《黑田家譜》，收入益軒會編纂，《益軒全集》，東京：益軒全集刊行部，1911。

Kaibara, Ekiken. Kuroda kafu, in Ekikenkai, hen. Ekiken zenshū, Tōkyō : Ekikenzenshūkankōbu, 1911.

邢玠，《經略御倭奏議》，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4。

Xing, Jie. *Jing lue yu wo zou yi*, Beijing: Quan guo tu shu guan wen xian suo wei fu zhi zhong xin, 2004.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史料綜覽》，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5。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sanjo, hen. *Shiryō sōran*,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65.

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譯，《フロイス日本史》，第2卷，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

Matsuda, Kiichi, Kawasaki, Momota, yaku, *Furoisu nihonshi*, dia 2 kan, Tōkyō : Chūōkōronsha, 1977.

侯繼高，《全浙兵制》，收入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31，山東：齊魯書社，1995。

Hou, Jigao. *Guan Zhe bing zhi*, shou ru Si ku quan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bia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zi bu 31, Shandong: Qi lu shu she, 1995.

是琢明琳，《明琳朝鮮役從軍日記》，收入佐賀県史編纂委員會編，《佐賀県史料集成》，佐賀市：佐賀県立圖書館，1960。

Koretaku, Minrin. *Minrin Chōsen eki jūgun nikki*, in Saga Kenshi Hensan Iinkai, hen, Saga-ken shiryō shūsei, Saga: Saga Kenritsu Toshokan, 1993.

柳成龍，《西厓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52輯，首爾：景仁文化社，1996。

Yiu, Sōngnyong. *Sōae chip*, in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p'yōn, *Han'guk munjip Ch'ujinhoe*, dia 52-chip, Sōul: Kyōngin Munhwasa, 1996.

柳成龍，《懲毖錄》，收入牛平漢等編，《王辰之役史料匯輯》下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

- Yiu, Sōngnyong. *Cheng bi lu*, shou ru Niu, Pinghan, deng bian. *Ren chen zhi yi shi liao hui ji*, xia ce, Beijing: Quan guo tu shu guan wen xian suo wei fu zhi zhong xin, 1990.
- 茅元儀，《武備志》，收入中國兵書集成編委會，《中國兵書集成》，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 Mao, Yuanyi. *Wu bei zhi*, shou ru Zhongguo bing shu ji cheng bian wei hui, *Zhongguo bing shu ji cheng*, Beijing: Jie fang jun chu ban she, 1987.
- 張廷玉等撰，《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5。
- Zhang, Tingyu, deng zhuan. *Ming shi*, Taipei: Ding wen shu ju, 1975.
- 戚繼光，《紀效新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72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Qi, Jiguang. *Ji xiao xin shu*, shou ru,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728 ce,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83.
- 許孚遠，《請計處倭酋疏》，收入徐孚遠、陳子龍等編，《皇明經世文編》，臺北：國聯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68。
- Xu, Fuyuan. “qing ji chu wo qiu shu,” shou ru Xu, Fuyuan, Chen, Zilong, deng bian. *Huang ming jing shi wen bian*, Taipei: Guo lian tu shu chu ban you xian gong si, 1968.
- 湯淺常山編，《常山紀談》，九州大學中央圖書館收藏。
- Yuasa, Jōzan, hen. *Jōzan kidan*, Kyushu daigaku chuo toshokan, shūzō, eishahon. 《富田仙助氏所藏文書》第2冊，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
- Tomita Sensuke-shi shozō monjo, dia 2 satsu,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sanjo shūzō 景徐周麟，《鹿苑日錄》，東京：太洋社，1934。
- Tsuji, Zennosuke. *Rokuon nichiroku*, Tōkyō : Taiyōsha, 1934.
- 黃慎，《日本往還日記》，收入民族文化推進黨編，《海行摠載》，第8輯，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 Hwang, Sin. *Ilbon wanghwan ilgi*, in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p'yōn, *Haehaeng ch'ongjae*, che 8-chip, Sōul:Minjok Munhwa Mun'go Kanhaenghoe, 1986.
- 趙慶男，《亂中雜錄》，首爾：趙台熙，1964。
- Cho, Kyōng-nam. *Nanjung chamnok*, Sōul: Cho T'ae-hūi, 1964.
- 慶念，《朝鮮日夕記》，《朝鮮學報》，第35輯(奈良，1965.05)。
- Keinen. “Chōsen nichinichiki,” *Chōsen gakuho*, dia 35 shū (Nara, 1965.05).
- 慶暹，《海槎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黨編，《海行摠載》，第2輯，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 Kyōng, *Haesarok*, in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p'yōn, *Haehaeng ch'ongjae*, che

2-chip, Söul:Minjok Munhwa Mun'go Kanhaenghoe, 1986.

諸葛元聲，《兩朝平壤錄》，收入牛平漢等編，《壬辰之役史料匯輯》下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

Zhuge, Yuansheng. *Liang chao ping rang lu, shou ru Niu, Pinghan, deng bian. Ren chen zhi yi shi liao hui ji, xia ce*, Beijing: Quan guo tu shu guan wen xian suo wei fu zhi zhong xin, 1990.

錢世楨，《征東實紀》，收入上海書店編輯，《叢書集成續編》，史部23，上海：上海書店，1994。

Qian, Shizhen. *Zheng dong shi ji, shou ru Shanghai shu dian, bian ji. Cong shu ji cheng xu bian, shi bu 23*, Shanghai: Shanghai shu dian, 1994.

權文海，《宣廟中興誌》，首爾大學奎章閣收藏。

Mun-hae Kwön, Sönmyo chunghŭngji, Söul Taehakkyo Kyuchanggak, sujang.

(二) 專書

J.Gルイズ デ メデイナ(Jung G. Luiz de Medina)，《遙かなる高麗——16世紀韓國開教と日本イエス会》，東京：近藤出版社，1988。

Luiz de Medina, Jung G. *Haruka naru kaori: jūrokuseiki kankoku kaikyō to Nihon iesusu kai*, Tōkyō: Kondō Shuppansha, 1988.

ミカエル・シュタイシエン(Michael Steichen)著，吉田小五郎譯，《キリシタン大名》，東京：乾元社，1952。

Steichen, Michael, cho, Yoshida, Kogorō, yaku. *Kirishitan daimyō*, Tōkyō: Kengensha, 1952.

三木榮，《朝鮮醫學史及疾病史》，京都：思文閣，1991。

Miki, Sakae. *Chōsen igakushioyobi shippeishi*, Kyōto: Shibunkaku Shuppan, 1991.

山口正之，《朝鮮西教史》，東京：雄山閣，1967。

Yamaguchi, Masayuki. *Chōsen seikyōshi*, Tōkyō: Yūzankaku, 1967.

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5、1969。

Nakamura, Hidetaka. *Nissen kankeishi no kenkyū*, Tōkyō, Yoshikawa Kōbunkan, 1965, 1969.

中野等，《文祿・慶長の役》，東京：吉川弘文館，2008。

Nakano, Hitoshi. *Bunroku keichō no eki*, Tōkyō: Yoshikawa kōbunkan, 2008.

北島万次，《豐臣秀吉の朝鮮侵略》，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

Kitajima, Manji. *Toyotomi Hideyoshi no Chōsen shinryaku*, Tōkyō: Yoshikawa Kōbunkan, 1995.

- 京口元吉，《秀吉の朝鮮経略》，東京：白揚社，1939。
- Kyōguchi, Motokichi. *Hideyoshi no chōsen keiryaku*, Tōkyō: Hakuyōsha, 1939.
- 有馬成甫，《朝鮮役水軍史》，東京：海と空社，1942。
- Arima, Seiho. *Chōsen'eki suigunshi*, Tōkyō: Umitosorasha, 1942.
- 參謀本部編，《日本戦史・朝鮮役》，東京：村田書局，1978。
- Sanbō Honbu, . *Nihon senshi Chōsen no eki*, Tōkyō: Murata Shoten, 1978.
- 貫井正之，《豊臣政権の海外侵略朝鮮義兵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6。
- Nukii, Masayuki. *Toyotomi seiken no kaigai shinryaku to Chōsen gihei kenkyū*, Tōkyō: Aoki Shoten, 1996.
- 渡邊世祐、川上多助，《小早川隆景》，東京：三教書院，1939。
- Watanabe, Yosuke, Kawakami, Tasuke. *Kobayagawa Takakage*, Tōkyō: Sankyō Shoin, 1939.
- 福本誠，《黒田如水》，東京：東亞堂書房，1911。
- Fukumoto, Makoto. *Kuroda Josui*, Tōkyō: Tōadō Shobō, 1911.
- 増田勝機，《薩摩にいた明國人》，鹿児島市：高城書房，1999。
- Masuda, Katsuki. *Satsuma ni ita minkokujin*, Kagoshima: Takishobō, 1999.
- 歴史地理學會編，《日本兵制史》，東京：日本學術普及會，1939。
- Rekishi Chiri Gakkai, . *Nihon heisei shi*, Tōkyō : Nihon Gakujutsu Fukyūkai, 1939.

(三) 論文

- 山口正之，〈日本耶穌會宣教師セスペデスの渡鮮〉，《青丘學叢》，第2號(京城，1930.11)，頁57-68。
- Yamaguchi, Masayuki. "Nihon iezusu kai sennkyoushi Céspedes no tosen," *Seikyū gakusō*, 2 (Keijō, 1930.11), 57-68.
- 中村栄孝，〈十六世紀朝鮮の対日約条更定——対馬の朝鮮貿易独占過程〉，收入中村栄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下冊，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
- Nakamura, Hidetaka. "16 seiki Chōsen no tainichi yaku jokotei: Tsushima no Chōsen dokusen bōeki katei," in Nakamura, Hidetaka. *Nissen kankeishi no kenkyū*, ge satsu, Tōkyō: Yoshikawa Kōbunkan, 1969.
- 中村栄孝，〈受職倭人の告身〉，收入中村栄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上冊，東京：吉川弘文館，1965。
- Nakamura, Hidetaka. "jushokujo Wajin no kokushin," in Nakamura, Hidetaka. *Nissen kankeishi no kenkyū*, jō satsu, Tōkyō: Yoshikawa Kōbunkan, 1965.
- 中村栄孝，〈歳遺船定約の成立——十五世紀朝鮮交隣体制の基本約条〉，收入

中村栄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下冊，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

Nakamura, Hidetaka. "Saikensen teiyaku no seiritsu: 15 seiki Chōsen korin taisei no kihon yaku," in Nakamura, Hidetaka. *Nissen kankeishi no kenkyū*, ge satsu, Tōkyō: Yoshikawa Kōbunkan, 1969.

井上銳夫，〈一向一揆——真宗と民眾——〉，收入笠原一男、井上銳夫校注，《蓮如・一向一揆》，東京：岩波書店，1972。

Inoue, Toshio. "Ikkō ikki: Shinshū to minshū," in Inoue, Toshio, Kasahara, Kazuo. *Rennyō: ikkō ikki*, Tōkyō: Iwanamishoten, 1972.

李光濤，〈明季朝鮮「倭禍」與「中原奸人」〉，收入李光濤，《明清檔案論文集》臺北：聯經，1986。

Li, Guangtao. "Ming ji Chaoxian 'wo huo' yu 'zhong yuan jian ren' ," shou ru Li, Guangtao, *Ming qing dang an lun wen ji*, Taipei: Lian jing, 1986.

松浦章撰、鄭潔西譯，〈萬曆年間的壬辰倭亂和福建海商提供的日本情報〉，《明史研究論叢》，第8輯(北京，2010.07)，頁198-216。

Songpu, Zhang, zhuan, Zheng, Jiexi, yi. "Wan li nian jian de ren chen wo luan he Fujian hai shang ti gong de Riben qing bao," *Ming shi yan jiu lun cong*, di 8 ji (Beijing, 2010.07), 198-216.

武田勝藏，〈伯爵宗家所藏豐公文書と朝鮮陣〉，《史學》第4卷第3號(東京，1925.08)，頁383-440。

Takeda Katsuzo. "Hakushaku sōke shozō kōbunsho to Chōsen jin," *Shigaku*, 4.3 (Tōkyō, 1925.08), 383-440.

陳志剛，〈明朝在朝鮮之役前後的軍事情報活動論析〉，《學習與探索》，第4期(瀋陽：2011)，頁240-248。

Chen, Zhigang. "Ming chao zai Chaoxian zhi yi qian hou de jun shi qing bao huo dong lun xi," *Xue xi yu tan suo*, di 4 qi (Chenyang: 2011), 240-248.

鄭潔西，〈萬曆時期に日本の朝鮮侵略軍に編入された明朝人〉，《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2号(大阪，2009.03)，頁339-352。

Zheng, Jiexi. "Manreki jiki ni Nihon no Chōsen shinryakugun ni hennyu sareta minchojin," *Higashi Ajia bunka kōshō kenkyū*, 2(Ōsaka, 2009.03), 339-352.

鄭潔西，〈萬曆二十一年潛入日本的明朝間諜〉，《學術研究》，第5期(廣州，2010.05)，頁115-124。

Zheng, Jiexi. "Wan li er shi yi nian qian ru Riben de ming chao jian die," *Xue shu yan jiu*, di 5 qi (Guangzhou, 2010.05), 115-124.

羅麗馨，〈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期間日軍在朝鮮半島之築城——以日本史料為核心〉，《漢學研究》，第30卷第4期(臺北，2012.12)，頁93-132。

Luo, Lixin. “Feng chen xiu ji qin lue Chaoxian qi jian ri jun zai Chaoxian ban dao zhi zhu cheng——yi Riben shi liao wei he xin,” *Han xue yan jiu*, di 30 juan di 4 qi (Taipei, 2012.12), 93-132.

国重顕子，〈豊臣政権の情報伝達について——文禄2年初頭の前線後退をめぐって〉，《九州史學》，第96号(福岡，1989.10)，頁21-37。

Kunishike, Akiko. “Toyotomi seiken no joho dentatsu ni tsuite: Bunroku 2 nen shoto no saizensen kotai o megutte,” *Kyūshū Shigaku*, 96(Fukuoka, 1989.10), 21-37.

Toyotomi Hideyoshi's Invasions of Korea: Disease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among Armies of Japan, Korea and Ming Dynasty

Lo, Lee-hsin

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In the Japanese invasions of Korea, between 1592 and 1598, the daimyos and soldiers were mostly from Kyushu, Chūgoku and Shikoku. These regions are located in lower latitude than the war zones in Korean Peninsula; therefore, to the invading Japanese army, the weather was much colder than they were used to, especially in the winter. While the cold winter caused the Japanese army sickness, frostbite, and death, epidemic diseases also spread in the regions. To make situation worse, doctors and medications were insufficient, and hygienic conditions were poor. Similarly, the problems of epidemic disease and poor medication were also found in the Korean and Chinese armies.

With regard to information gathering, the Japanese army relied on surrendered or captured Koreans, as well as interpreters. The Korean army and the Chinese army also relied on war prisoners, surrendered Japanese and interpreters; on either side, there were double agents among them.

During the invasion, Toyotomi Hideyoshi commanded the Japanese army in Nagoya, Fushimi and Osaka in Japan. As the speed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Japan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was affected by the battlefield situations, seasons, and the resistant of the Korean militia, Toyotomi Hideyoshi often failed to gain efficient control of the Japanese army in Korean Peninsula.

Keywords: Diseas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ranslators, double agents

